



与山
名家。
化韵
十日







目录

04 献词： 李显龙

新加坡总理
新加坡华乐团赞助人

06 献词： 唐振辉

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兼
律政部第二部长

08 序文： 吴绍均

新加坡华乐团董事主席

10 前言

随名家入华韵

文 严孟达

八位演奏家的故事



22 李宝顺

高胡奏响鱼尾狮传奇



36 赵剑华

用二胡琴音创一个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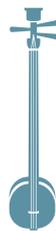
50 俞嘉

冷傲中迸发琵琶热情



64 瞿建青

让狮城扬琴曲琴扬国际



78 黄桂芳

冷门三弦弹出一片天



92 尹志阳

手舞长笛吹神曲



106 郭长锁

如歌如泣, 笙入人心



120 靳世义

唢呐一出, 谁与争锋

132 名家名曲, 余音绕梁

我眼中的八位演奏家

⊗ 葉聰

138 新加坡 华乐团 25年里程碑



观赏《名家谈
名曲》视频系列。
听八位演奏家
分享自选乐器
的经典曲目。

献词



新加坡华乐团赞助人
李显龙总理

新加坡华乐团自1996年成立以来，已步入第25周年。我担任本团赞助人也达25年，看着华乐团的成长与所取得的成就，我甚感欣慰，华乐团不负政府的栽培。

2020年初暴发的冠病疫情危机至今已一年多，华乐团跟其他艺术团体一样经历了历来最困难的阶段。从去年4月阻断期开始，时至今日，我国各个艺术团体都无法恢复至疫前的正常演出。庆幸作为一个国家级的华乐团，华乐团并没有放弃危机中求存发展的斗志。

2020年10月23日,我参与了新加坡华乐团首个线上举行的筹款音乐会。疫情之下的筹款成果,显示了其“人民的乐团”形象已获得我国社会的普遍认可,对华乐团是一项极大的鼓舞。我谨代表新加坡华乐团,感谢各位捐助者和赞助者一路以来的支持。

华乐团在继续巩固本土特色方面,今后仍有一段长远的路要走。在吸收外来优秀演奏员的同时,从团员到曲目的本土化,将是一个更大的挑战。

在培养年轻的演奏员、作曲家和指挥家方面,华乐团也付出了不小的努力。此外,华乐团也将继续深入社区,把华乐带给各背景的人民欣赏,拉近与民众之间的距离。

我深信华乐团能够克服疫情带来的困境,并不断提高演出水平和国际地位。

在此祝贺新加坡华乐团过去25年所取得的成就!

献词



唐振辉
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兼律政部第二部长

在新加坡华乐团欢庆银禧之际，我谨寄予热烈的祝贺。

在新加坡华乐团欢庆25周年，是个重要的里程碑，同时也代表着华乐团多年来对本地文化艺术领域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自1997年成立以来，华乐团不断致力于推广新加坡的多元种族文化。除了传统华乐曲目之外，新加坡华乐团也巧妙融合了东西方音乐，创作出自身独特的南洋风格，让国人对作品产生共鸣并引以为傲。

身为“人民的乐团”，华乐团多年来也积极地在校园里推广华乐，同时也通过关怀系列音乐会，让美妙的乐曲萦绕在我们的公园，邻里和医院当中，让男女老少都能沉浸在动人的乐声中。

新加坡华乐团也是传承和发扬华乐传统艺术的关键组织。通过旗下的新加坡国家青年华乐团和每两年举办一次的新加坡华乐比赛，坚持不懈地发掘和培养本地的华乐新秀。

面对当今前所未有的挑战，新加坡华乐团也不断调整自己的节目，以网路数码平台让观众能够继续观赏现场直播的音乐会和演奏会、并通过数码表演、短片、讲座和示范，为国人介绍音乐家及他们的作品等，非常有意义。这些成果，若少了尽心尽力的音乐家、专业管理团队和董事会的领导，是不可能办到的。

这本纪念册将首次介绍华乐团的杰出乐手们，让大家能更好地了解和欣赏华乐和认识音乐家们。这对热衷华乐的观众们来说是非常有纪念价值的。

在此，祝贺新加坡华乐团这25年来所取得的非凡成就，并祝愿新加坡华乐团迈向未来，再创新高，继续谱出新加坡的华乐传奇。

序文



新加坡华乐团董事主席
吴绍均

今年是乐团成立的第25周年，我们的音乐总监葉聰也领导了乐团近20年。这些年，他为乐团开拓了国际视野与联系网，让乐团踏上国际舞台，足迹遍布中国多个城市以及多个欧洲国家。现今已有一些跟随着乐团成长的第一代团员退休，目前是到了探讨未来发展的下一阶段。

不断提升乐团的国际地位，巩固乐团对新加坡华族文化的贡献，仍是我们未来的发展重点，内部也免不得要进行适当的改革。在未来，我们将尽可能给予本地指挥家、作曲家更多机会，这是安排接班必须做的准备。

2020年冠病疫情暴发以来，现场演出被限制，原定的演出日程都被打乱，团员的士气难免受到影响。但是，乐团上下集思广益，克服种种技术困难，把一些节目搬到线上演出。在此期间，乐团做了许多新尝试，让华乐不因为疫情而缺席。现今最大的遗憾是，超过80位演奏家受限于防疫措施，无法同时上台演出。台上最多只能有30多位演奏家，曲目的选择因此受到很大局限，平日的排练和演出也需分成两个组别。

这些年来，演奏外国曲目是乐团的一种尝试，但既然是华乐团，传统曲目还是我们的主要专注。新加坡华乐团既能在经典的传统曲目上发挥所长，也能演绎南洋

风格作品, 这就像新加坡华族文化独有的特色和内容。能够糅合南洋音乐特点的华乐团体, 在国际上仅新加坡华乐团。

乐团的线上音乐会获得很好的反应, 日后即便恢复正常, 我们仍会保留此形式, 这是疫情带来的正面效果。此外, 乐团也会继续将多媒体融入演出, 借助各种视觉效果, 突出华乐曲目的喜怒哀乐。

过去五年, 我们延续前20年的脚步。在疫情暴发之前, 到社区、公园、医院举办音乐会, 把新加坡色彩的华乐更深入地向民间推广, 而这些反映新加坡多元种族社会和南洋风的曲目让观众耳目一新。新加坡华乐团的观众来自不同背景, 未来我们也需要吸引更多新的观众, 包括年轻人和多元且不同背景观众的支持。

步入25周年之际, 我们通过成团以来就与乐团结缘的八位团员, 从他们个人的故事, 向一路来忠实追随本团成长足迹的观众致谢。这八位首席和副首席在乐团的

岁月, 也是他们专业演奏生涯中的光辉灿烂时光。他们在累积演奏多元曲目的经验和技巧的同时, 也给予新加坡华乐的发展精髓与养分。我希望他们能继续在培养本地华乐人才方面作出贡献, 成为乐团的骄傲和楷模。

一个年轻的华乐团迅速搭上国际快车, 建立国际品牌, 正配合新加坡这个开放型现代大都会形象。新加坡华乐团从传统民族音乐出发, 过程中不断累积自己的文化资源。25年的努力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发展, 我们不能自满。全球冠病疫情也不会阻挠我们继续前进, 因为我们是“人民的乐团”, 负有长远的艺术与文化使命。

前言

随名家入华韵

2019年乐团欧洲巡演的最后一站,在
希腊约阿尼纳的多多纳古剧场举行



文
严子孟达

2021年, 恰逢新加坡华乐团步入25周年。五年前, 华乐团曾出版一本20周年纪念特刊, 记录了前20年的发展历程。这次配合25周年所发行的特刊, 聚焦了八位首席与副首席, 通过他们的故事, 让读者一睹他们“闯南洋”的勇气与豪情。这批演奏家见证了乐团的成长, 其中几位在新加坡的日子比在中国的时间还长, 他们也都落地生根成为我国公民。

疫情中豪情不减

自2020年全球冠病疫情暴发以来, 新加坡华乐团一直在不断适应新常态。

在疫情的首半年里, 华乐团停止所有线下演出, 转向线上。面对现场演出停滞, 80多名团员的士气难免受到打击。所幸随着疫情好转, 在2020年底第三阶段的解封期, 乐团已能逐渐举行小型现场演出。由于防疫措施的规定, 乐团分成两组进行排练, 为此团员也有了更多时间在家练习。

对演奏家而言, 业精于勤, 勤在于练。琵琶首席俞嘉表示, 她的琴艺不但没有因为少了演出而退步, 反而更加精进, 这归功于她每日坚持练琴七八个小时。

她说:“现在我真正觉得练琴是一种享受, 而不是一种束缚或压力。”



乐团首席李宝顺是乐团的灵魂台柱

前言



每场演出与练习, 笛子首席尹志阳
(右一) 都会全力以赴

八位演奏家的故事

随着中国经济崛起, 中国一流演奏家有更多表现机会, 经济就业条件也较优越。

新加坡华乐团的行政总监何伟山也肯定这点, 他表示, 如今中国顶尖的演奏家在中国有很多机会, 例如可以教学, 除了国

家级的北京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之外, 各省市还有很多艺术学校、艺术专科学院供他们选择; 能够独当一面的杰出演奏家, 无需隶属一个团体, 可以选择同时跟几个团合作。这些演奏家不怕没独奏机会, 演艺市场的竞争力大大提升, 因此乐团要吸引尖子演奏员加入的难度变大。

华乐团成立之初, 很荣幸能够请到一批在中国已很有成就的演奏家, 这也是那个时代创造的好时机。

本刊介绍的八位演奏家当中, 有几位年少成长时正逢文化大革命。那个特殊年代, 或许激发了他们日后到国外闯荡的念头, 此外, 他们在音乐学院的恩师也鼓励他们出外走走, 即便是家人也未提出反对。

二胡首席赵剑华1992年第一次来新时，就带着二胡大师闵惠芬的介绍信，认识了当时人民协会华乐团的指挥顾立民，从此与新加坡结缘。几年后恰逢乐团成立的时机，他很自然就凭借自己的胡琴功底考入乐团。

笛子首席尹志阳出身音乐世家，其父当年是辽宁省丹东市一家大型歌舞团的团长兼指挥。父亲把音乐当成一辈子的志业，并尽一切努力把子女栽培成音乐家。他来新之前曾在中央歌舞团当演奏员，但既然是歌舞团，演奏员是连上台亮相的机会都没有的。

三弦副首席黄桂芳则是受到琵琶大师刘德海一句“要不要换个地方”的鼓

励，到新加坡发展。至于琵琶首席俞嘉，她的父亲俞松林是中央民族乐团团长，为避嫌也鼓励她来新发展。

乐团首席李宝顺在加入乐团前已是中央民族乐团代首席，是有着11年经验的资深演奏员。对于他来新发展，父母既不鼓励也不反对。李宝顺带着期望与豪情而来，一家三口就此落地生根。李宝顺的京胡是乐团的特色之一，这使乐团得以跟京剧名角多次联办京剧专场。



在乐团里，笙首席郭长锁扮演着穿针引线的重要角色

前言



琵琶首席俞嘉自年幼习琴起, 每日都练琴七八小时

培养我国华乐新秀

八位演奏家为本地华乐界培育了不少人才, 他们在不同的中学、小学和大专学府传授技艺。

鼎艺团扬琴演奏员陈洁卿、本地青年新锐作曲家高程锦都在瞿建青门下学习扬琴。笙部首席郭长锁门下的杨纪伟, 在北京中央艺术学院深造回来后, 成立了龔乐团。另一高徒林亿在中国成立音乐室, 从事电影音乐制作。

唢呐/管首席靳世义自1994年便在本地教学, 加入乐团之后, 他继续积极栽培华乐新苗。在鼎艺团担任助理指挥的黄德励, 便是靳世义的得意门生之一; 新加坡国家青年华乐团一员的马来同胞阿菲克, 就曾在他们门下学艺六年。

八位演奏家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经历, 那就是加入乐团之前, 都有来新演出的经验。扬琴首席瞿建青在1987年就随上海民族乐团来新演出。在维多利亚音乐厅, 她独奏了一曲《节日的天山》, 全场鸦雀无声, 让她深受感动, 也许就此撒下十年后来新发展的种子。

三弦副首席黄桂芳表示：“当时各校的华乐团基础尚浅，小孩懵懵懂懂，师资也不足。如今天翻地覆的变化，仔细琢磨起来，新加坡华乐团的老师都有扶植的贡献。”

丰富创作曲目库

新加坡华乐团的定位与发展，直到今日仍不离三个方针：

首先，乐团必须以其闻名世界的崇高艺术品，不断地提升并巩固其相应的国际地位。

其次，乐团也必须是一个“人民的乐团”，拉近华乐与人民的距离，让他们更广泛地接触到华乐，提升公众的欣赏水平。新加坡华乐团既不曲高和寡，也不庸俗媚俗。

第三，乐团必须不断丰富具本土特色的曲目库，塑造出有别于其他华乐团的特点。

行政总监何伟山说，乐团到中国的不同城市演出时，演奏传统曲目虽能显露本身的功力和水平，但若演奏一些南洋曲子或是爵士音乐，则更能突显我们的独特之处。

更重要的是，乐团必须有一些属于自己的曲目，《鱼尾狮传奇》就是在内容和风格上都能代表新加坡的作品之一。



三弦副首席黄桂芳在《弹指间》音乐会演奏三弦名曲



2021年,新加坡华乐团欢庆创团
25周年

这25年来，华乐团
已累积40多首南洋
风作品，其中不乏
大型协奏曲如《鱼
尾狮传奇》《天网》
《凤山寺》等等。



前言



对二胡I首席赵剑华而言,新加坡华乐团就像家一样温暖

此外,来自中国的第一代团员,通过自身与大师级的演奏家和作曲家的关系,也为乐团锦上添花。

自成立以来,新加坡华乐团不断委约著名的作曲家如赵季平、刘锡津、关迺忠、前驻团作曲家罗伟伦、潘耀田和埃里克·沃森 (Eric Watson)、青年作曲家王辰威 (现任驻团作曲家)和冯国峻等创作具本地色彩的曲目。

这25年来,华乐团已累积40多首南洋风作品,其中不乏大型协奏曲如《鱼尾狮传奇》《天网》《凤山寺》等等。

建立完善的华乐体系

新加坡华乐团必须有一套跟上时代的策略,以培育本地人才,完成接班。除了演奏员,乐团也需要培育作曲家和指挥家,并进一步本土化。



扬琴首席瞿建青(左二)与马欢演奏吴豪业、于庆祝作曲的扬琴协奏曲《延河畅想曲》



唢呐/管首席新世纪吹响葛礼道、尹开先作曲的《社庆》

音乐是一辈子的坚持,具有音乐才华的人经学校培养后,还必须继续深造。这些人才未来能否在音乐界发展,何伟山说,“其中就须要有一道桥梁”。

音乐学院的训练不单只是技术的训练,还包括音乐史、文学、乐理、配器、指挥等一套完整的人文与文化的训练。一个演奏家不只是靠技术而已,他还必须通过音乐把个人内涵和感情表达出来。

音乐是一个完整的生态,培养人才不只是发奖学金送学生去外国深造那么简单。

中国的音乐生态成熟完整,民族音乐人才的培训结合学校的体制,始于年幼阶段,值得学习。新加坡华乐未来的问题,正如何伟山所说的“要如何把许多点连成一个面”,我国将设立艺术大学,未来的发展还是能乐观以待。

乐团属下的青年华乐团是其栽培新秀的一个机制。2003年,乐团接管青年团,并于2017年将其命名为“新加坡国家青年华乐团”。乐团现有六名团员出自青年团。

青年团的年龄上限是26岁,团员到了这个年龄就面临何去何从,是否继续在华乐界发展的问题。这些华乐界生力军,如果就此放弃华乐,实属可惜。为从青年团“毕业”的华乐人才提供一个业余平台,成了乐团必须认真思考的课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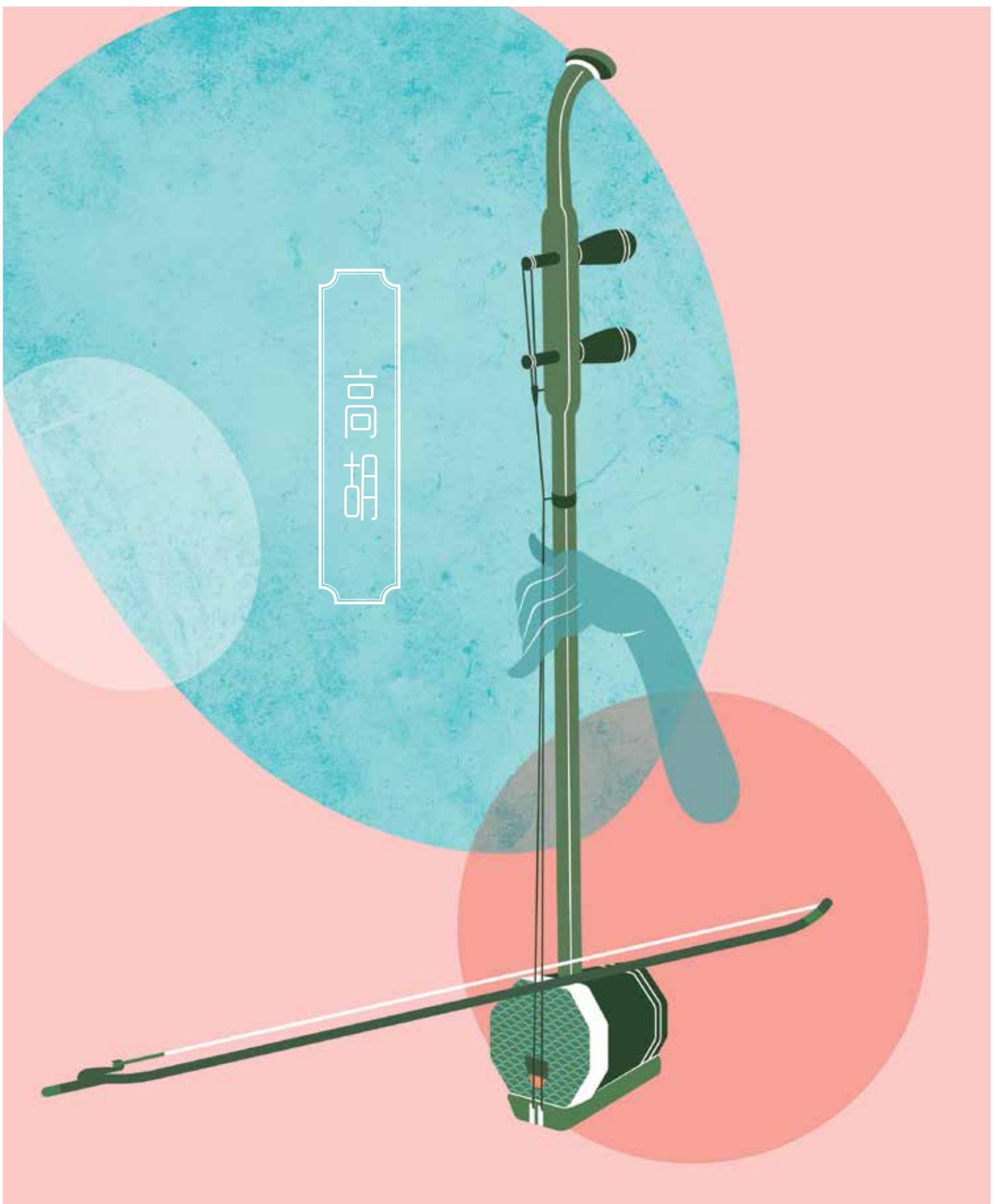


听李宝顺
的演奏

曲目 《鱼尾狮传奇》
作曲 刘锡津
指挥 葉聰
演出 2017年3月4日
乐蕴中华 - 刘锡津
作品音乐会
地点 维多利亚音乐厅

曲目简介 美丽而神秘的鱼尾狮故事，演绎出一曲爱的颂歌。乐曲共分三个乐章：(一)哀民求佑；(二)怒海风暴；(三)情系南洋。此曲应新加坡华乐团委约而作，1999年11月28日在维多利亚音乐厅首演。

二胡







李宝顺

高音胡奏响

鱼尾狮传奇

李宝顺在1997年加入新加坡华乐团并担任乐团首席至今。他年少时便以出众的琴技活跃于舞台，多次在中国的二胡比赛中获奖。他经常参加中国的各项重大演出，并多次被国家领导人接见。他曾担任中央民族乐团代首席以及由中、日、韩演奏家组成的亚洲乐团首席。他也曾多次与不同乐团及指挥家、作曲家合作演出协奏曲和独奏曲。

舞

台上,乐团首席的位置最为显眼。这些年来,看了不少新加坡华乐团的演出,对于乐团首席李宝顺,是既熟悉又陌生。他是乐团的灵魂台柱,给我的印象是老实而稳重,有大将之风撑得起大场面,但与他从未有机会认识。这次近距离的观察,发现台下的他,跟在台上给我的印象没有太大区别,甚至多了几分亲切。他说话的语调很有音乐感,让我们一小时的访问气氛轻松不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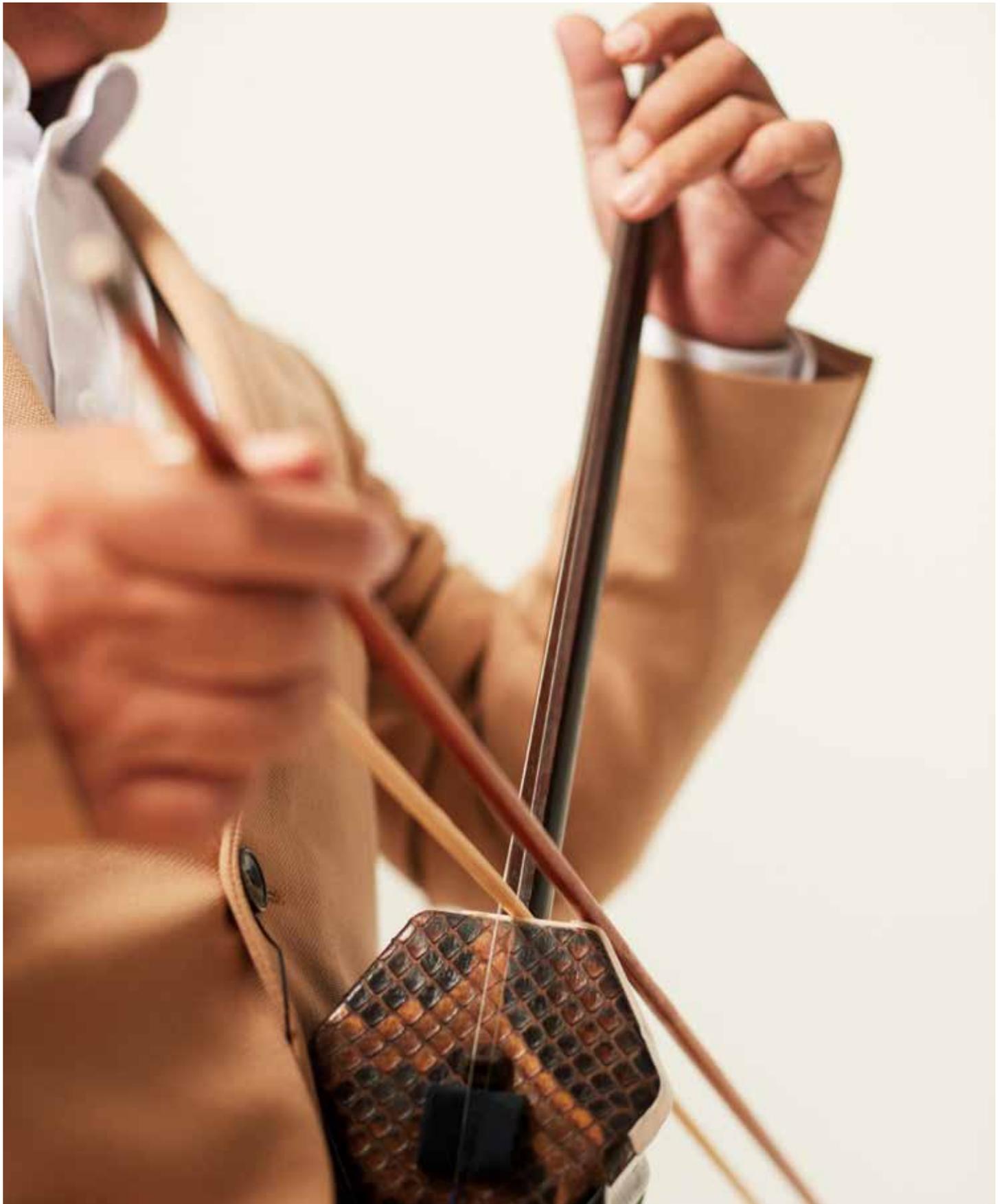
我事先看过他的资料,对于他在年仅15岁时,便加入中国福州军区文工团当胡琴演奏员感到好奇。我们由此打开了话匣子,逐渐进入他的专业世界,讲述一把胡琴如何把他与新加坡的缘分连接上。他说,那时少年意气风发的他,是令周围人羡慕的对象,“部队文工团的待遇比较好,工作也稳定。”对他而言,这已是专业生涯中的一项成就。

一个演奏家的成长总少不了家庭背景的熏陶和激发,李宝顺的音乐潜能受到发掘,跟家庭有很大的关系。他出身于天津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父亲是标准京剧票友。虽不懂得吹拉弹打,却买了不少乐器当家中摆设。在乐器包围的环境下,他从小便认识了不少乐器,对乐器自然有一份亲近感。

李宝顺与女儿感情深厚

2019年,乐团首席李宝顺演奏由
房晓敏创作的高胡协奏曲《晚晴》
(世界首演)







他还有一个爱拉小提琴的四哥，每天都会练习五六个小时，可以称得上是他音乐的启蒙老师。六岁那年，有一回他指出四哥在拉奏小提琴时音调的不对之处，让哥哥惊讶于弟弟的音乐天分，便让他也拉起小提琴。八岁时，他加入小学刚成立的民族乐队，很自然地选择了同属拉弦乐的二胡，从此一步一步走向二胡的专业道路。

1987年，李宝顺从中国音乐学院毕业后，进入民族音乐的最高殿堂——中央民族乐团。转年，他便升任乐团的二胡首席，之后又成为代首席。在中央民族乐团的11年内，年纪轻轻的他已是资深演奏家。

对新加坡情有独钟

新加坡华乐团在1996年成立之后，海外演奏家成为积极招揽的对象，而他这颗民族音乐的新星自然进入华乐团星探的视线范围。当时年仅30多岁的李宝顺已经是中央民族乐团的代首席，在中国有着一片光辉前程，但他并没有因此踌躇满志。

李宝顺南下新加坡凭靠着一股勇气。他的父母对他出国发展没有太多意见，只是提



李宝顺热爱电单车，经常相约友人一同骑车



1997年中央民族乐团赴美国巡演，
这是李宝顺与新加坡华乐团前音乐
总监胡炳旭在白宫前的合照

(当年的人协华乐团首席)等本地杰出的华乐界前辈。此行让他惊讶于新加坡华乐界的人才济济。此外，新加坡在国际上的名气，以及中国人民对新加坡的亲切感，让他对这个弹丸小岛早已情有独钟。

新加坡华乐团的前身是人民协会华乐团。创团之初，一半以上的团员还是本土的演奏员，而李宝顺等来自海外的几名演奏员，很快就成为乐团的主力。作为国家华乐团，找准定位可谓至关重要。乐团的文化滋养来自中国，但身处南洋，在追源溯本的同时，还必须立足新加坡。

乐团一方面发展本土色彩，另一方面积极走向国际，李宝顺庆幸有份参与其盛。他认为新加坡华乐团的水平数一数二，与中国乐团相比也是实力相当。乐团在中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因此成为一道桥梁，促进了新中两地华乐界的频繁交流。

醒他作全面考虑，不要只夸大好处，也不要因为一点挫折而退缩。就这样，他在父母既不鼓励也不反对的情形下接受挑战。原本当医护的妻子也放弃了工作，带着还未满周岁的女儿，随夫闯南洋。

李宝顺与新加坡的缘分可追溯到1990年。当年他随中央民族乐团来新演出，结识了指挥郑朝吉和林亚历、吴奕明、蓝营轩



一场演出，谢幕六次

乐团多次到本区域和欧洲演出，拓展了团员的视野与雄心。时至今日，他印象最深刻的仍是几年前在匈牙利的一场演出，一共谢幕加演六次，把新加坡的名字投射到欧洲艺术古都的地图上。

2019年6月，配合新加坡开埠200周年以及中国70周年国庆，乐团与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和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主办了一场京剧专场。这场演出精选11个京剧选段，携手三位中国戏曲名家安平、傅希如、赵群呈现了《定军山》《捉放曹》等传统京剧经典唱段，以及《智取虎威山》《沙家浜》等具代表性的现代京剧曲目。

这一场京剧专场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成为了乐团过去五年内的一场重点演出。

在中国时，李宝顺从未与京剧院合作过，只是先后向京剧院的张素英和燕守平拜师。他把京剧曲牌搬到音乐会上，还是近期的事。新加坡华乐团行政总监何伟山说：“李宝顺的京胡是乐团的一个特色。华乐团编制通常不会有京胡，因此很少有机会让他演奏京胡，他能保持高水平确实非常难得。”



李宝顺于2005年访欧洲巡演时，在法国巴黎与埃菲尔铁塔合影

从乐团的草创初期走到今日国际上响当当的品牌,李宝顺见证和参与了乐团这25年来的成长,他为此感到骄傲和欣慰。对于乐团今后的发展,他满怀信心,因为乐团发展的主观和客观条件已今非昔比。

说起这些年来最满意的曲子,他不假思索地回答《鱼尾狮传奇》,这是由中国著名作曲家刘锡津,在1999年特地为乐团创作的高胡协奏曲。这首曲子也是新加坡华乐团的代表作之一,经常带到国外演出,借由华乐的魅力把新加坡建国故事传扬四方。

李宝顺回忆道,当年刘锡津老师在新加坡的酒店里用两天的时间,写出长达半小时的史诗般大型协奏曲。第二天夜里完成的那一刻,他泪流满面。是被自己的作品感动,还是为新加坡筚路蓝缕的建国故事而心情激荡?也许两者都有。

刘锡津夫人后来向他透露这个鲜为人知的细节,更加深了他对《鱼尾狮传奇》的喜爱。因此,他受邀到中国演出时总爱演奏

“印象最深刻的仍是几年前在匈牙利的一场演出,一共谢幕加演六次,把新加坡的名字投射到欧洲艺术古都的地图上。”

这首曲子,这不仅表达了他对刘老师的敬佩,更包含了他对新加坡的感情。

何伟山形容,这首协奏曲似乎是为李宝顺“量身定制”。2017年3月4日在葉聰的指挥棒下,他再次演绎这首曲子。自1999年首演以来,李宝顺在18年后再次回到





2019年，新加坡华乐团赴欧洲巡演。李宝顺在巡演最后一站的约阿尼纳，演奏谭盾创作的胡琴协奏曲《火祭》

维多利亚音乐厅，演奏这首爱曲，缘分妙不可言。

看风景，换心情

58岁的李宝顺在新加坡华乐团充分发挥音乐才华，也在此落地生根。他的女儿今年24岁，是南大电子信息工程系毕业生。她小时候学过钢琴，也跟父亲学过二胡，但由于父亲对她跟对其他二胡学生一样严格，她受不了放弃了。

除了是乐团首席，他也在几所中小学担任胡琴指导。看着学校和家长对孩子学习华乐持有积极态度，他对本地华乐的发展基本上还是保持乐观。

早期，本地华乐靠老一代华校生和民间乐团传承，华乐能香火不断，他们居功不小。今天，华乐在新加坡校园内相当普及，学习各类乐器的学生一代又一代。他说，这在中国海外算是个奇迹，得归功于政府的支持。

他说，演奏家是一辈子的专业，除了天分之外，就靠勤奋，每天的练习必不可少。除了练琴，他平日的喜好多样化，如户外运动，他也喜欢到处看风景，“换一下心境”，就能静下来思考专业上的问题。



1990年初来乍到时，他结交了几名本地华乐界的朋友，初尝榴梿味道，从此爱上榴梿。他来新发展之后，常跟几名团友组团去檳城吃榴梿。提起他们去乌敏岛、武吉知马山捡榴梿的趣事，兴致勃勃，感觉他比我这个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还更道地。

在何伟山眼中，“李宝顺能够在国家级华乐团当首席长达25年，在国际华乐界也是一项奇迹，宝顺给乐团带来了可贵的凝聚力。”

李宝顺态度沉稳谦和，他能够对乐团发挥凝聚力，跟他的个人气质有很大的关系。

李宝顺的胡琴造诣极高，经常在音乐会中担任独奏

对于乐团今后的发展，他满怀信心，因为乐团发展的主观和客观条件已今非昔比。





听赵剑华
的演奏

曲目 《长城随想》第一乐章
《关山行》节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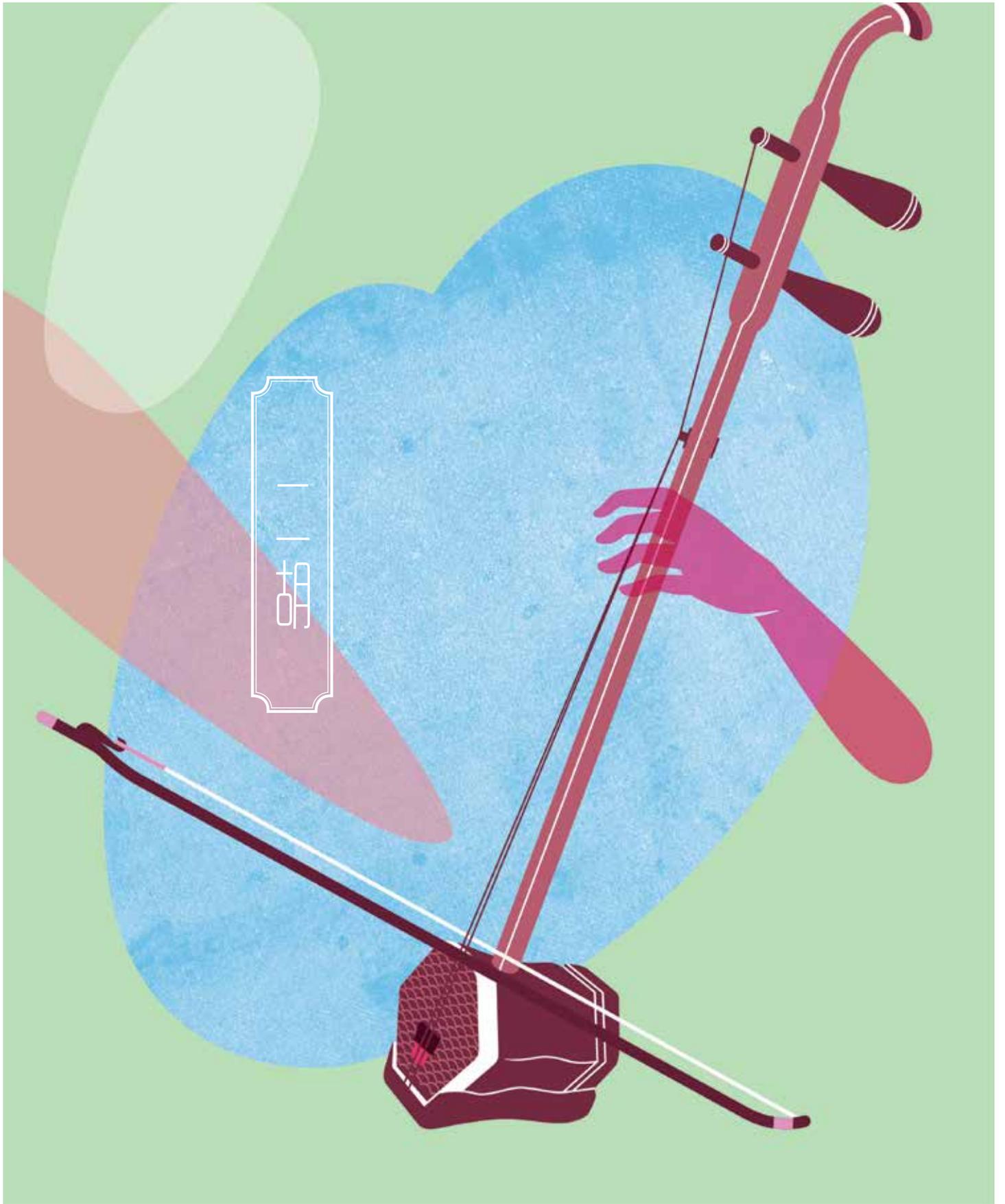
作曲 刘文金

指挥 葉聰

演出 2013年2月23日
2013年华艺节
《映彩诗乐》音乐会
(由华乐团与滨海
艺术中心联合制作)

地点 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

曲目简介 此曲气魄宏伟壮丽，是著名作曲家刘文金的重要代表作之一，被誉为二胡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之作。与诗《念奴娇·赤壁怀古》同步演奏的是其第一乐章《关山行》的节选。气势宏伟的主题，由乐队倾情演绎，二胡独奏进入，以一种深沉庄重的叙述性旋律，述说作曲家面对巍峨长城，思潮起伏，时而赞叹，时而沉思。



胡
琴





赵

剑

华

用二胡琴今日创造一个世界

赵剑华是新加坡华乐团的二胡首席，也是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他受教于中国著名已故二胡大师闵惠芬，在诸多国际和中国的重要音乐比赛中获奖无数，其中包括中国全国民族器乐观摩比赛和上海市青年演员汇演比赛的优秀表演奖，以及“上海之春”演奏奖。他的简历也被收录在《中国杰出青年词典》及《中国音乐家大辞典》。



生于父母都是化学工程师的家庭，赵剑华与二胡的故事缘于那个特殊的时代。

赵剑华11岁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的高峰期。当时的政策规定，一家若有两个儿子，长子就需下乡务农。身为长子的赵剑华心想，若有一技之长，他或许可以加入宣传队，少干点农活。没想到这样的决定，成就了一位杰出的二胡演奏家。

赵剑华的启蒙老师是叔父李樾，他是中国国家一级作曲家，在上海昆剧院任职，同

时也是一名优秀的二胡教育家。在叔父的悉心培养下，赵剑华竿头直上，三年后便登上中国少年文艺汇演(中西乐器)器乐独奏大赛的舞台，并获得最高奖项。

上海电视台实录转播了这场比赛，冥冥之中为他日后与二胡大师闵惠芬的结缘埋下伏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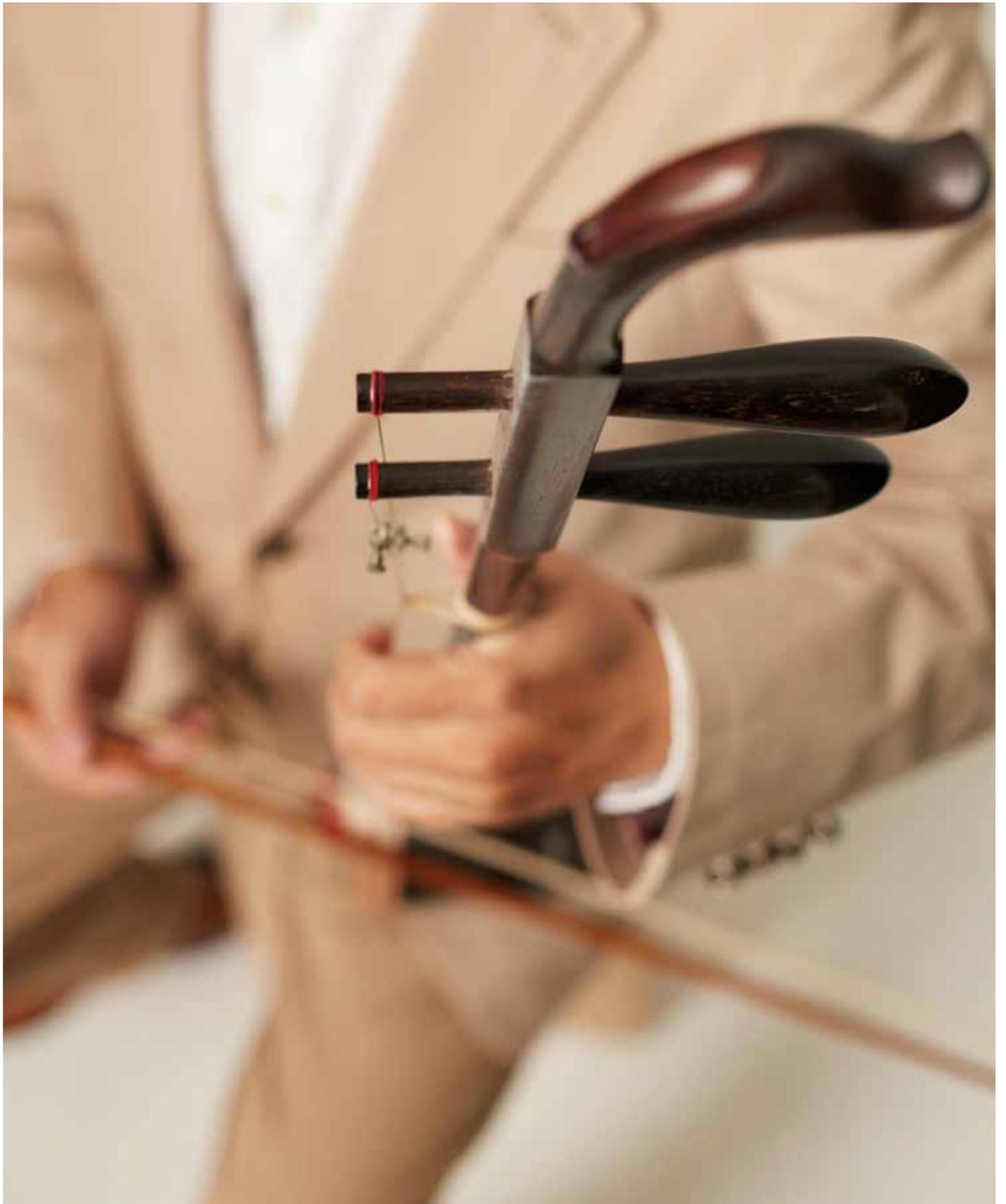
赵剑华回忆：“当时电视还没有普及到每个家庭，每天晚饭过后大家都会在向阳院里围在一起看电视。那天闵老师正和友人散步，偶然听到远处传来的二胡声，便走进去看，心里留下了些印象。”



赵剑华与太太陈淑华(同为华乐团二胡演奏家)，和两名女儿合影



2016年,在指挥朱晖带领下,赵剑华在《大师荟》音乐会,演奏刘文金作曲的《长城随想》





两年后，还没等赵剑华下乡务农，文革就结束了。这时上海民族乐团筹备复团，招收学员。选拔竞争异常激烈，他前后考了近一年的时间。赵剑华每三个月就被叫去考试，却一直没等到结果。直到考了六轮，才被通知录取。

《喜送公粮》喜牵缘分

上海民族乐团复团，籍贯江苏的闵惠芬也从北京的中国艺术团调回上海。当时团里要求各器乐的独奏家收徒授课，在那一届招收的六名二胡学员里，闵惠芬一眼就认出赵剑华。她还记得，电视里的赵剑华身穿蓝色工装裤，戴着红领巾演奏一曲《喜送公粮》，大大的眼睛非常讨喜。就这样，赵剑华成为闵惠芬的第一个学生，也是一生的爱徒。

赵剑华和闵老师的关系就像家人一样。当时上课的时间是早上10点，下课后就留在老师家吃午饭。自己不用交学费，团里也没有付学费，就是这样纯粹的师生情。直到赵剑华移居新加坡后，他每次回上海

还会拉琴给闵老师听。更让人感佩的是，闵惠芬从来没把赵剑华当作自己的私人作品，而是不遗余力地让赵剑华遍访名师，博采众长。

每当团里的排练不紧张时，闵惠芬就会给赵剑华“放假”几周，让他去跟南京艺术学院、中央民族乐团等地的名师学琴。临行前，闵惠芬不仅提前联系好老师，更会写一封亲笔介绍信让赵剑华带在身上。1992年他第一次来到新加坡，也是通过闵惠芬的介绍信，认识了当时人民协会华乐团指挥顾立民。那几年，赵剑华的足迹遍布各处。

有闵惠芬大师的精心培育加上各派名师的指点，赵剑华的琴艺日益精进。当时闵惠芬的身体健康已经出现状况，赵剑华不时会替场或跟老师同台演出。他分别在1982年举办的全国民族器乐观摩比赛及1985年上海市青年演员汇演比赛获得优秀表演奖。1989年起，赵剑华担任上海民族乐团首席。



1982年,赵剑华与闵惠芬大师,聆听
作曲家刘文金讲解《长城随想》

琴才是心灵归宿。他说：“闵老师对我一生的影响非常大，总是盯着我练琴。如果不是闵老师，我可能早就不在这个行业。”

二胡情缘，夫唱妇随

1996年，新加坡华乐团成立。赵剑华成功考入乐团担任二胡首席，也借此开启人生的新篇章。

当时中国改革开放进行得如火如荼，很多人选择下海经商或出国定居。少年心事当拿云，彼时的赵剑华虽然风头正盛，每年在世界各地都有独奏音乐会的邀约，他却也想在商界一试身手。

赵剑华对于新加坡华乐团的感情笃深，这不仅因为太太陈淑华与他同在二胡声部，更是因为在新加坡华乐团找到了大家庭的温暖。

1992年，他在新加坡与人合伙做起乐器贸易。然而生意就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此时赵剑华觉察到内心深处，依然认为拉



赵剑华说：“我的职业生涯经历过两岸三地的多个乐团，我可以肯定地说，新加坡华乐团拥有最理想的工作环境。在这个团里，团员之间友爱有加，就像一个大家庭。”

他认为，本地良好的团风得益于乐团管理者的领导艺术，还有清晰与透明的管理规章。

1999年，应台北市立国乐团的邀请，赵剑华赴台湾交流小半年。他认为乐团之间的人员交流，在艺术上是件非常有益的事情。

他说：“拉琴到一定程度就不仅仅是关乎技术，更需要有自己的艺术判断力，这是个人内涵的外在表现。艺术的本质是创造而不是模仿，要多出去走、见识这个世界，才能不断激发自身对于艺术的思考。”

他回顾自己三四十岁时，作为演奏家获颁不少荣誉奖项，世界演出邀约不断，媒体报纸争相报道，确实容易产生一种自满的心态。如今年近花甲，他认为当时那个



赵剑华与恩师闵惠芬合影

年龄的人生阅历,无论如何都称不上艺术家。唯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才能时刻保持谦卑的心态。

转眼间25年的时光如白驹过隙。从起初一个区域性的乐团,成长到拥有独特气质的世界一流乐团,赵剑华亲身参与了新加坡华乐团成长的点点滴滴。对于乐团今日所取得的成就,他发自内心感到骄傲。

乐团具备的成功因素

首先,他认为乐团在成立之初就具备成功的因素。1996年建团时,乐团从海内外聘请到许多业内顶尖的人才。他们在国家级的乐团里担任声部首席,甚至本身就是大师级的演奏家,这让乐团从创始之初就具备过硬的素质和超高的适应力。

这种适应力体现在对指挥的反应度,和对于新作品的理解力。他说:“业内常说,一个好的指挥就是一个好的乐团,对于华乐团尤其如此。西方交响乐团的演奏家从小就练习贝多芬、莫扎特的经典作品,对于

艺术的本质是创造而不是模仿,要多出去走、见识这个世界,才能不断激发自身对于艺术的思考。

风格的把握大多已经成熟。但是华乐团常常要演奏新作品,指挥首先要敏锐地捕捉乐谱背后的内涵和细节。当他通过肢体语言表达出来时,演奏家要有足够快的反应去理解并表现出来。”

扎根于新加坡这片多元文化土壤,乐团无论在作品风格的广度,还是对于新作品理解的深度上都是超一流的。赵剑华认为,这正展示了新加坡华乐团的独一无二。





朱晖是赵剑华崇拜的指挥大师，两人于2016年《大师荟》音乐会合作

在疫情期间，新加坡华乐团善用各种数码科技，推出“#DabaoSCO”和“#乐来乐宅”等系列视频，让民众在家也能享受华乐的陪伴。赵剑华和太太陈淑华也乐在其中，从另一方面体现了乐团对于时代需求的适应力。

在作品方面，赵剑华认为新加坡华乐团积极地委约新作，尤其是富有跨文化内涵的作品，对于整个华乐界是莫大的贡献。

他特别钟情于《天网》，一部陈瑞献的诗作，由罗伟伦作曲的同名交响诗。

赵剑华介绍：“陈瑞献是多元艺术家，他的画里有诗的影响，他的诗又深受法国文学的影响。《天网》的体裁是欧洲的自由诗，内涵则来自东方的佛教思想，是东西文化的碰撞与结合。通过艺术家极度浪漫的想象，造就了一幅非常生动的画面，仿佛敦煌壁画中的飞天一样。由此创作的华乐交响诗，更是一种世界性的综合艺术。”



赵剑华在业余时间也喜爱作画,因为他认为美学都是相通的,是立体的。这得益于闵惠芬在他少年时的教导,他说:“每次上课前,闵老师都要求我背一首唐诗或宋词。诗人用很短的句子,就可以勾勒出广阔的天地或刻画细腻的情感;演奏家也是如此,要用音符创造一个世界。美学上的修养不仅是我职业上的必修课,也为我的人生开拓了一片天。”

乐团积极地委约新作,尤其是富有跨文化内涵的作品,对于整个华乐界是莫大的贡献。



1991年,赵剑华(右四)在上海举行个人独奏会后,与闵惠芬、王乙、丁言仪、夏飞云和瞿春泉老师合影



听俞嘉的演奏

曲目 《狮舞弄清韵》
作曲 冯迪伦
指挥 葉聰
演出 2019年8月24日
甘宁与新加坡华乐团：
梁祝 - 欧洲巡演前音乐会
地点 新加坡华乐团音乐厅

曲目简介 此曲以精湛的舞狮技艺为背景，全曲旋律素材来自广东音乐《醒狮》一曲。经拆解后再以华乐中传统的作曲方式，“放慢加花”及“旋律润饰”等手法来重构及谱乐。当中亦以琵琶的传统曲式为框架，揉合了文曲及武曲色彩，务求将华乐的不同元素共治一炉。全曲共12段：初醒、点睛、出洞、上山、巡山、舞柱、上桩、越桩、采青、叩别、昇天、回吼。作品荣获2015年新加坡国际华乐作曲大赛创作大奖第一奖。



琴瑟和鸣





俞嘉

冷傲中迸发

琵琶巴热情

俞嘉1997年加入新加坡华乐团,担任琵琶首席至今。她多次受邀参加丹麦、墨西哥、香港等地艺术节及新加坡艺术节的演出,并先后录制了四张个人琵琶独奏、协奏专辑。2012年受邀在新加坡国庆典礼上独奏。2015年,新加坡华乐团举办新加坡国际华乐作曲大赛,由俞嘉首演的琵琶协奏曲《狮舞弄清韵》获得最高奖项,创作大奖第一名和观众票选第一名双料冠军。

俞

嘉是那种即使坐在一个百人乐团里充当合奏,都会让人觉得耀眼的人。如果是独奏,那就更不用说了。精致的妆容,华丽的礼服,一出场,就有一种明星的派头。

琵琶虽然是件特别难的乐器,却很美,曲线婀娜,独抱琵琶的女子不用半遮面,已经雾里看花美三分,更何况俞嘉技艺超群,很容易让人在她的转轴拨弦间沉醉。

台上,她没有太多的肢体语言,形象高冷;台下,她一向寡言,也很少笑。她说:“我天

性如此,特别严肃,这大概和我小时候父亲对我的教育有关。从我学琴开始,我的生活除了练琴就是读书,下了课半小时内规定要回到家,跟社会的接触很少。你要跟各种各样的人接触,才会有不同的性格显露出来,但我没有,从小我生活的环境就很单纯。”

俞嘉拒人于千里吗?当然不是,她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孤傲气质,但内心深处她必定是温暖的。一个冷漠的人,是无法演奏出她的那种音乐。

她活得自在,不会刻意去做些什么来改变别人对她的看法。她不擅交际是事实,生活圈子很小也是事实,她也从来没想过要去广结朋友。大概她的生命已被音乐填得很满很满,与其花时间去无谓应酬,还不如老老实实呆在琴房里练琴。



俞嘉热爱生活,也喜欢旅游



俞嘉演奏2015年新加坡国际华乐
作曲大赛创作大奖第一奖的《狮舞
弄清韵》(冯迪伦创作)





音乐世家的严格栽培

俞嘉习琴很早，四岁就在她父亲俞松林的启蒙下弹琵琶。但要说音乐熏陶，可能打从娘胎开始，她就已经受到了潜移默化。

俞嘉出身音乐世家，父亲是中国中央芭蕾舞团的琵琶演奏家，母亲是小提琴家。因为父母经常需要到处巡演，她打小由爷爷奶奶带大，而祖父一家热爱苏州评弹，她还在襁褓就天天浸濡在抑扬顿挫的弦琶琮铮之中。

学习琵琶，对俞嘉来说是必然的归属。她学习成绩非常好，从中央音乐学院附小、附中、大学毕业后就加入新加坡华乐团，在专业上也是一枝独秀。

成功不是偶然，她说：“一个优秀的演奏家背后，一定会有一个推手。”而俞嘉的推手，就是她父亲。

“要一个四岁的孩子自觉练琴，那是不可能的，我开始也是碍于父亲的要求和压力。”俞嘉回忆过往：“那时我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6点开始练琴一小时，然后上学。下课回来练琴，吃完饭再练琴，然后就可以睡觉了。如此周而复始，除了读书和练琴，我基本上没有什么其他娱乐。为了培育我，父亲其实也付出很多，我5点半起床，他比我要起得更早。小时候我们住在筒子楼，太早怕影响邻居，就在琴下塞条手帕或毛巾，就这样天天练，风雨不改，连大过年都没有落下。”

“我的性格是比较听话的，加上从小专业很好，在学校有很多表演机会，给我带来不少荣耀。这种荣誉感加上父亲多年来一贯的教育，使我对这种刻苦锻炼已经很习惯了。后来长大进了中央音乐学院，即便约了朋友玩，我还是坚持把琴练好了才出门，否则我心里会不踏实。这种习惯一直维持到今天。虽然目前我已经工作25年了，可是对于练琴我没有一天敢偷懒。”



2019年,新加坡华乐团赴欧洲巡演,在巡演第一站的柏林,俞嘉演奏由冯迪伦创作的琵琶协奏曲《狮舞弄清韵》

俗话说: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老师知道,三天不练观众知道。疫情蔓延不散,在演出无法进行、排练无法继续的情况下,演奏家再不鞭策自己,有可能在这一年的时间里就把前几十年的积累全部荒废掉。这对俞嘉来说“太恐怖了”,因此她付出比平常还要多的时间练琴,就是要让自己保持在一个最佳状态。居家隔离期间,她还修完中国音乐学院的琵琶硕士课程,另外又多学了一样乐器——中阮。

疫情下考硕士学中阮

2020年瘟疫大流行,演出基本处停顿状态,但俞嘉琴艺不但没有退步,反而更加发奋精进,每天坚持练琴七八小时。她说:“现在我真正觉得练琴是一种享受,而不是一种束缚或压力。”

中阮和琵琶非常接近,有百分之七十的相似度,俞嘉学起来得心应手。她说:“虽然中阮比琵琶稍简单,但也有它难的地方,对我来说能起到互补作用。中阮的弦非常硬,用琵琶的力道去弹中阮,开始时把我累得半死。手上的皮脱了一层又一层,被割开了一次又一次。但当我过了这个阶段,再去弹琵琶时,我发现我的左手比以



前有劲了。以前琵琶那些高把位的地方，要是没有长时间练琴，弹的时候会觉得很累，现在却觉得很轻松。中阮的学习无形中让我的琵琶技艺进步了。”

新加坡华乐团成立于1996年，才成立不久，俞嘉就由当时的音乐总监胡炳旭招进乐团担任琵琶首席至今。从北京到新加坡，俞嘉很快就在这里落地生根。她说：“中国的音乐圈很复杂，个人技术以外，还得八面玲珑充分调动智慧才能生存，以我这样的个性，是没办法立足的。”

当初，是父亲鼓励俞嘉离开中国往外发展。彼时，俞松林是中央民族乐团团长，非常有影响力，但他坚决反对女儿和他在同一个单位工作。“父亲觉得他是团长，我是他女儿，我再优秀，别人也会觉得这当中有裙带关系，而这层关系会把我所有的才华都磨灭掉。”

加入新加坡华乐团这些年，俞嘉跟着乐团一起成长。她说，新加坡华乐团处在一个多元文化环境，一直在寻找自己的定位。过程中，乐团很开放，大量地接触各种不同音乐题材，与不同指挥家和演奏家合作。



2019年，俞嘉随新加坡华乐团前往欧洲巡演

“所以这25年工作下来,对我个人的成长和历练是非常重要的。读硕士是完成我人生的一个小小目标,但实际上我真正的成长、真正的锻炼,来自于在华乐团工作的这25年,而这些是在学校里根本修读不到的。”

多元作品考验反应能力

和中国的乐团相比,俞嘉觉得新加坡华乐团非常制度化。乐团可以在25年里迅速腾飞,跟其严格的规范管理是分不开的。虽然有时候,乐团在一些制度上会有些矫枉过正,但整体方向是对的,所以这些年来,乐团可以一直处在一个高水平的状态,而过去的矫枉过正也循序渐进有所改善。

“以前乐团在听取演奏家意见方面比较薄弱,不太跟我们沟通,但新的董事局在这方面改变了很多。在华乐团的改革路上,对我们来说最大的进步,就是我们有机会跟管理层直接对话,让他们听到我们真正的想法。”

疫情蔓延不散……
演奏家再不鞭策自己,有可能在这一年的时间里就把前几十年的积累全部荒废掉。

“以前我们中间总是隔了一层,意见只到某一个级别再由他们反映上去,辗转传达间意见就有变化了。现在我们真正有机会去表达我们的看法,虽然不是每个人的意见都会采纳,但至少他们会听,听完后会去综合。从很简单的演出服装来讲,以前我们是没有发言权的,设计出来你穿就对了,但现在定做之前会来问我们的意见,并根据我们的意见去修改。”





俞嘉在《周二聚会：邂逅琵琶》音乐会中演奏南音琵琶

在新加坡华乐团,俞嘉这些年来也接触大量不同风格的曲目,眼界变得非常开阔,哪怕一些作品在当时演出时觉得很莫名其妙,但回头想,那对演奏家来说也是一种历练。

“比如乐团主办的三届作曲大赛,那些年轻作曲家写的东西很实验性,老实说听得

头都疼了,也没听明白是什么意思。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要在极短的时间内把大量新作品演奏出来,对我们的反应能力是极大的提升。”

有了这样的训练,俞嘉不管拿到什么谱子,都不觉得它们有多难。她莞尔说:“因为你见识过太多怪怪的作品后,你才知道有些东西根本不算什么。”

华乐团也搞爵士乐,让俞嘉临场发挥即兴演奏;一会又来个流行音乐会,要她站着弹琵琶。虽然她很抗拒,觉得有“女子十二乐坊”的影子,但因为工作需要,她努力完成,尽量让自己站得更优雅一点。她珍惜每一个这样的机会,“因为这些积累起来后,我的演奏经验就变得非常丰富。”



俞嘉觉得自己运气好,从学习到工作一直很顺遂,华乐团也给了她很多机会,每年都安排她一到两场很重要的独奏。

往往在这种时候,我们会看到最艳丽的俞嘉。她精心打扮,如赴一场盛会。这是必须的,她说,因为音乐会听觉和视觉的享受,演奏家一站到台上,就必须要有演奏家的形象和魅力。

刚来华乐团的时候,就因为俞嘉的“不太一样”,曾经被观众投诉,说她耳环太大太闪,衣服太洋化等等。大概在这些人的观念里,华乐演奏家就应该穿得老老实实,怎能穿成俞嘉这个样子呢?

但俞嘉是谁?她一笑置之,依然展现她最自我的一面。一出场,就是个明星范。

“我母亲很会做衣服,小时候总是把我弄得很好看。我读书的时候,穿着已经和其他同学不太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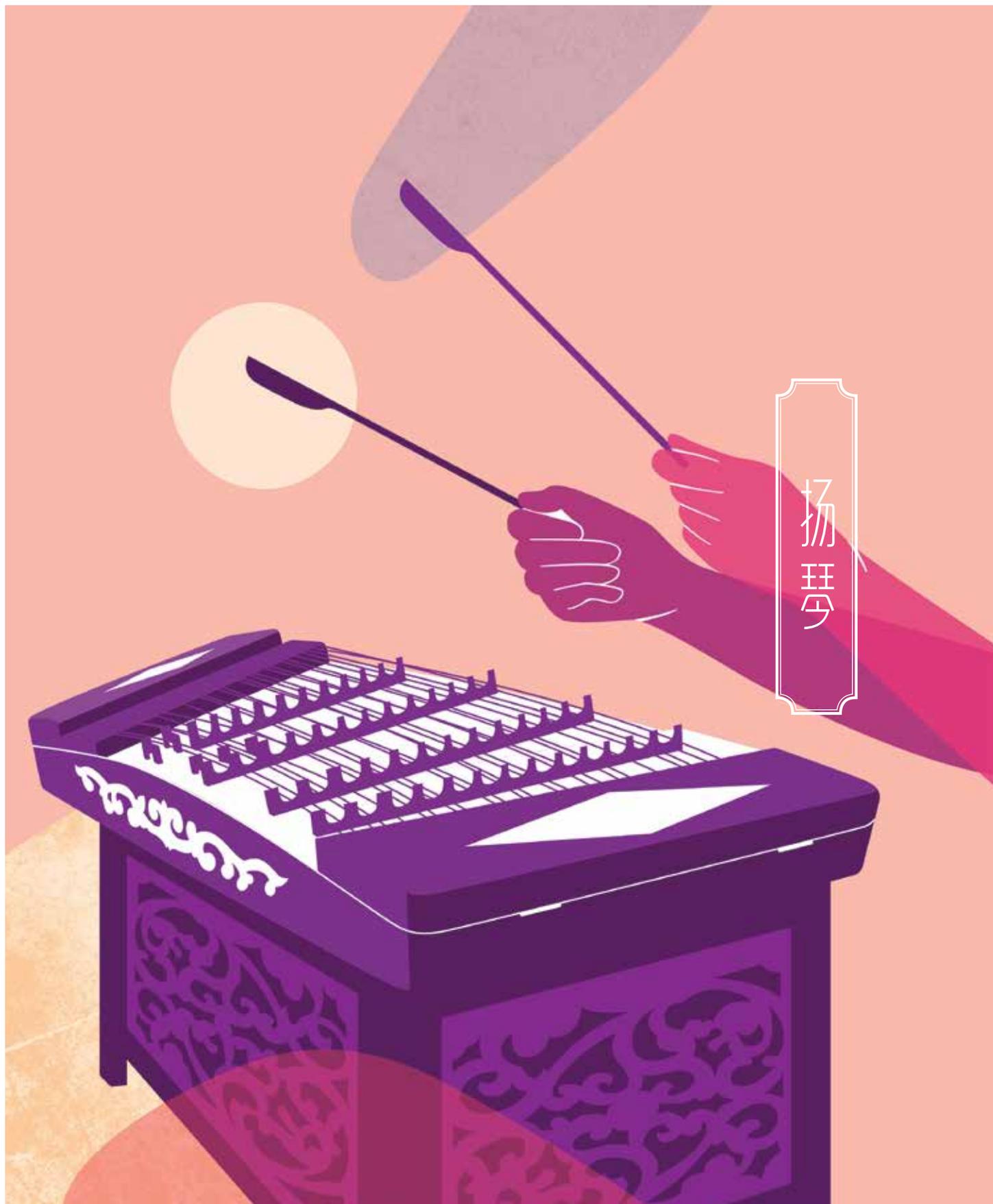
在俞嘉(左三)的节目策划与带领下,演奏多首典雅别致的当代琵琶作品



听瞿建青
的演奏

曲目 《天山恋歌》
作曲 关迺忠
指挥 顾宝文
演出 2014年2月28日及3月1日
《春风梦红楼》
地点 新加坡华乐团音乐厅

曲目简介 此曲是关迺忠初到香港时，应香港音乐事务统筹处的委约为琵琶和乐队而作，后改编成扬琴和乐队版。关迺忠曾在中国东方歌舞团工作18年，期间和著名舞蹈家阿依吐拉及著名手鼓演奏家阿不力孜，合作过多首新疆风格的舞蹈以及手鼓独奏曲。此曲有新疆的风格，但不是道地的新疆音乐，其中7/8的拍子和3/8的拍子都是塔吉克族的典型节奏。



扬琴





瞿建青

让狮城扬琴今曲 琴扬国际

瞿建青是新加坡华乐团的扬琴首席，曾首演近代多首有影响的扬琴作品，如徐昌俊的《凤点头》、瞿春泉改编的《黄河》以及创作的《韵·趣》、潘耀田的《帝女花狂想曲》《船歌与联想》等。她共录制五张个人艺术专辑，国内外报章评论她的演奏：“激荡处如狂涛汹涌，含蓄时似涓涓清泉”以及“具有撼人的艺术感染力”。

和

许多出身于音乐世家的大师不同,瞿建青更像是冥冥之中被扬琴选中的天选之子。九岁时,少年宫的老师来到瞿建青的小学甄选学员,而她凭借着出众的音乐天赋入选,被指派学习扬琴。她对这件乐器也是一见倾心,尤其觉得那叮叮咚咚的声音特别好听,从此爱不释手,与扬琴结下一生的不解之缘。

一年后,瞿建青正式拜入著名扬琴教育家王友德门下。在名师的悉心培养下,瞿建青的演奏天赋很快便显露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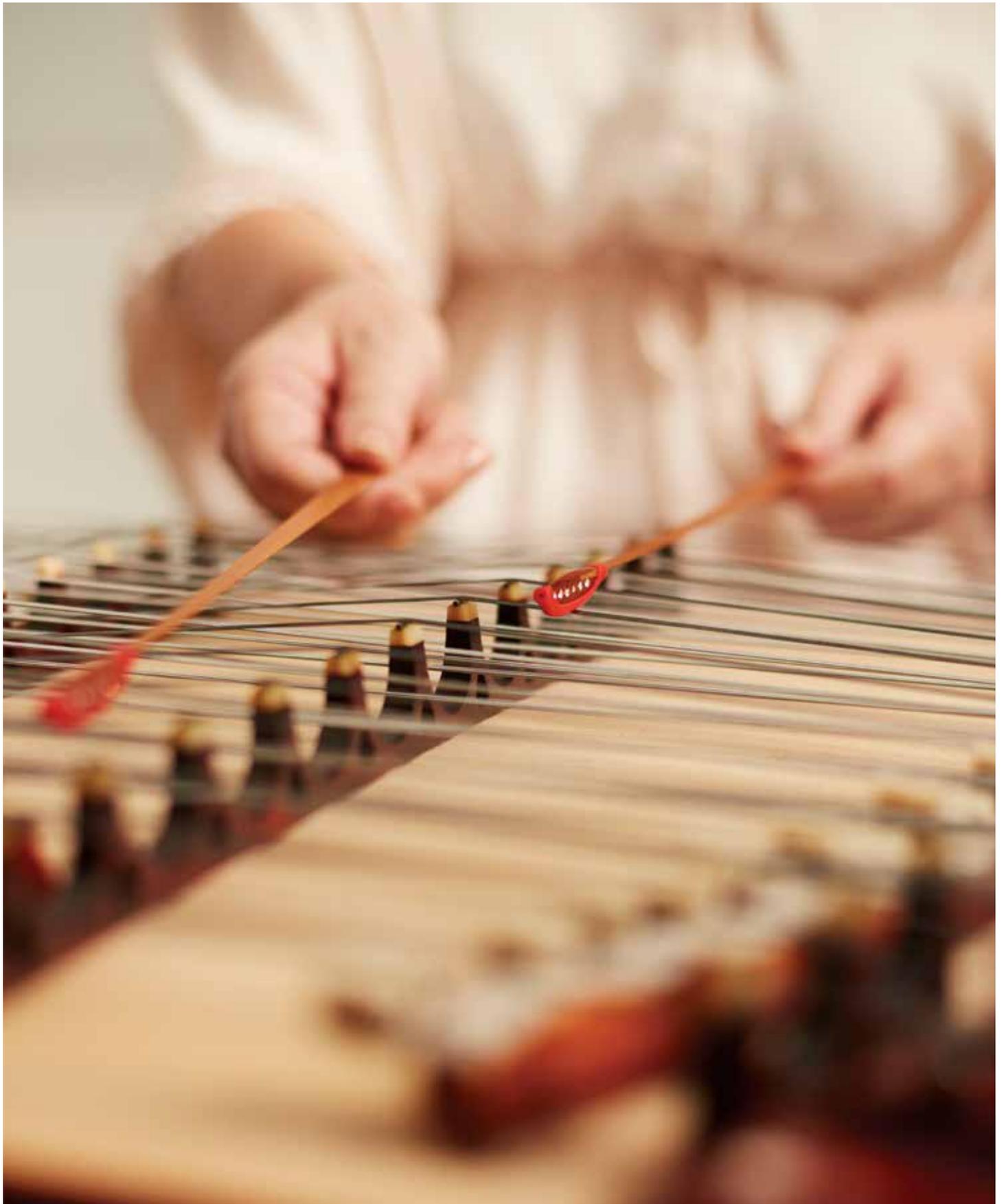
1978年,上海民族乐团复团招收学员班,一共只有18个名额,选拔竞争十分激烈,需要经过八轮考试。年仅13岁的瞿建青在经过两轮考试后,被推荐参加在上海市府礼堂举行的青年演员文艺汇演。这是当年极为轰动的文艺盛会,由上海电视台录制及实况直播,并在全中国受到瞩目与具有影响力。

在这场音乐会中,瞿建青凭借着《喜摘丰收棉》《映山红》等绚丽的曲目,感动了上海市委书记彭冲,他认为,像瞿建青这样的天才儿童就应该大力培养。为此,乐团破格录取瞿建青。进团的第一天,瞿建青也被保送进入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学习综合音乐课程和文化课,演奏专业课则是师从团里的演奏家庞波儿。

1979年,瞿建青(左一)随中国上海儿童艺术团参加第19届西贝尼克儿童艺术节

2014年，瞿建青在《春风梦红楼》
音乐会中演奏关迺忠创作的《天山
恋歌》







1979年,瞿建青被借调到上海儿童艺术团,随团赴前南斯拉夫参加第19届希贝尼克儿童联欢节,这是她首次登上国际舞台;1980年,瞿建青经团里选送,被评为上海文艺界“十大新秀”;1981年,她荣获上海“新长征突击手”(即优秀青年称号)。三年学员班的生活在忙碌且精彩的日程中飞逝,瞿建青转眼已成长为一名备受瞩目的青年扬琴演奏家。

和琵琶、二胡等乐器不同,扬琴传入中国的历史相对较晚,因此传世古曲不多。到了80年代,为扬琴创作的作品进入高产期,瞿建青为此感到十分振奋。作为一名演奏家,她认为作品和演奏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对乐器法深入透彻的了解是创作的基石,作品的新高度则让演奏家不断拓展演奏技法的边界。

为《林冲夜奔》奔北京

1984年,扬琴泰斗、作曲家项祖华创作了《林冲夜奔》,这是扬琴史上一部很重要的作品。瞿建青不满足于只从谱面了解

这部作品,专程飞赴北京随作曲家,也是恩师项祖华研习这部作品。对于新作如此珍视和执着的态度贯穿了瞿建青的演奏生涯。

1990年,指挥家瞿春泉改编的《黄河》扬琴协奏曲,在本地星海艺术研究会的音乐会上由瞿建青首演。从此在新加坡这片热土上,瞿建青的名字与许多扬琴经典曲目产生了历史性的联系。1991年,瞿建青也凭借这首乐曲获得第14届“上海之春”的最高荣誉“优秀表演奖”。

在移居新加坡前,瞿建青曾三度登上本地舞台,每次都留下了美好又深刻的印象。第一次是1987年随上海民族乐团历史性的访新演出,她在维多利亚音乐厅的舞台上独奏了《节日的天山》。她回忆说:“首先是观众的素养让我赞叹,音乐厅里那么多人却鸦雀无声,作为音乐家,我感到一种由衷的尊重。演出后,本地华乐界的朋友还十分热情地与我们交流,这种真挚的情谊让我十分难忘。”



13岁时，瞿建青便以出众的音乐天赋被上海民族乐团破格录取

1997年，瞿建青担任新加坡华乐团扬琴首席。同年，她第一次以新加坡华乐团声部首席独奏家的身份，参加了在白俄罗斯举办的第四届世界扬琴大会。在大会上，瞿建青见识到世界各地扬琴家族的丰富性，对本地扬琴事业的责任感油然而生。她说：“我代表新加坡来到这个国际舞台，希望把这些丰富多彩的乐器和音乐带回给本地听众，更希望在将来可以把新加坡的扬琴作品推广到全世界。”

在与本地同仁的交往中，她发现这里很多会馆、民众俱乐部都有民众自发组织的华乐团。这让她感受到新加坡人对于华族文化的热爱，尤其是华乐在民间蓬勃的生命力。1993年，瞿建青到新加坡举办“东方乐韵”独奏会。1994年，她正式定居新加坡。

推动扬琴世界游

在瞿建青的提议下，新加坡华乐团于2003年举办了“扬琴世界游”音乐会，邀请白俄罗斯、匈牙利等国的扬琴演奏家和团里的扬琴演奏家同台献艺。当时刚刚就任音乐总监的叶聪更是高瞻远瞩地指



出：“这场音乐会上一定要有一部能够代表新加坡华乐团身份的作品。”

经葉聰引荐，新加坡华乐团委约中国作曲家徐昌俊创作了扬琴协奏曲《凤点头》，瞿建青担任首演独奏。她还记得刚拿到曲谱时激动的心情：“这是一部有当代极简主义风格的作品，我刚刚读了前几小节就喜欢得不行。新颖的和声技巧，饱满的音乐形态，遇到好作品真是一件兴奋又幸运的事。”

瞿建青认为，好的作品一定是以传统为根基，以时代为脉络。《凤点头》本是京剧锣鼓点的名称，作曲家在传统的基础上应用了

最前沿的作曲技法，使扬琴曲目的艺术性得到突破性的拓展。她说：“如今这部作品是扬琴的必弹曲目之一，世界各地都在演奏。”

2006年，华乐团委约中国作曲家徐坚强创作了又一部扬琴协奏曲《蕉窗夜雨》。这部作品以复杂的节奏、细腻的配器以及色彩性的和声，搭配上扬琴独特的音色，描绘出一幅窗外夜雨打芭蕉的画景。



1997年，瞿建青前往白俄罗斯参加第四届世界扬琴大会

作为首演独奏家，瞿建青觉得自己非常幸运，也十分感念华乐团对于开拓扬琴协奏曲目所作出的积极贡献。

催生本地扬琴作品

作为首演独奏家，瞿建青觉得自己非常幸运，也十分感念华乐团对于开拓扬琴协奏曲目所作出的积极贡献。她认为一个乐团有如此的远见，不断地创造经典，谱写历史。

除了担任首席演奏家，积极为乐团的委约作品“接生”，瞿建青与本地作曲家潘耀田的合作，也为本地的扬琴事业留下了宝贵的资产。

2008年，由瞿建青独奏的潘耀田扬琴作品集《船歌与联想》唱片出版，其中几乎每一部作品的诞生都与瞿建青有关。

两人最早的合作是2000年在北京音乐厅首演的《帝女花狂想曲》。作为一名活跃的独奏家，瞿建青的演出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出于一种使命感，她希望能把新加坡的声音传播到她所到之处。于是她邀请潘耀田创作了这部以著名粤剧曲牌“帝女花”为原素材的协奏曲，由本地指挥家谭泽江指挥中国电影乐团协奏。这部作品也在2002年经整理后，由新加坡华乐团在本地首演。

2005年，已经是世界扬琴大会理事的瞿建青赴北京参加第八届世界扬琴大会，临行前再度向潘耀田邀约作品。瞿建青的邀约得到作曲家的大力支持，并在一个



年轻时的瞿建青，就随上海民族乐团前往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多个国家演出与录音

月的时间内完成了《船歌与联想》，令她非常感动。这首独奏曲以马来民歌《小船向前划》的旋律为基础展开，曲风活泼轻盈富有色彩变化。通过这首乐曲，瞿建青让全世界顶尖的扬琴演奏家们听到了新加坡的声音。

专辑里还收录了《望江南》协奏曲，和由其它器乐曲、民歌改编的独奏曲如《春雨》《蝴蝶》《读书郎》等。她说：“我为本地有这样一位国宝级的作曲家感到骄傲！”

自从在本地定居，培养学生、提携后辈便是瞿建青艺术生涯重要的一部分。她至今仍在南洋艺术学院、新加坡艺术学院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等学府不懈耕耘，为本地培养诸多扬琴演奏人才，如现任鼎艺团扬琴演奏家陈洁卿、德明政府中学音乐特选课程老师，同时也是华乐团总负责老师的



易珏如等。本地青年新锐作曲家高程锦也曾在瞿建青门下学习扬琴，她的学生在全国华乐比赛的多个年龄组别摘得桂冠。

时光荏苒，在2019年迎来第15届的世界扬琴大会的舞台上，早已有本地后起之秀的身影。在教学的过程中，瞿建青会有意识地向学生传授本地作品，这些作品将会随他们传播到世界各地。

她不无感慨道：“如果说当我第一次站在世界扬琴大会的舞台上，听报幕员念到



新加坡三个字时,我感受到的是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的话,如今我感受更深的是一种归属感。新加坡华乐团这个大家庭就是我的根,是我身份认同的所在。”

回首与新加坡华乐团携手同行的25年,瞿建青见证了乐团的诞生与成长。新加坡华乐团的成长,不仅是在演奏风格上的成熟,硬件设备上的精益,更重要的是作品的积累。50年后、100年后,这些经典作品都将成为本地华乐事业的永恒瑰宝!



瞿建青与恩师项祖华合影



瞿建青与启蒙老师王友德合影



听黄桂芳
的演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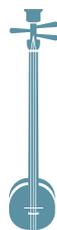
曲目 《草原》
作曲 顾冠仁
指挥 陈燮阳
演出 2006年11月4日
《数风云人物》
地点 新加坡华乐团音乐厅

曲目简介 这首大三弦协奏曲由两个乐章组成。第一乐章描述一个辽阔无边又充满生机的美丽大草原。人们勤劳、纯朴，生活和平而幸福。第二乐章奏响欢腾的那达慕节日号角，热情的人群从四方赶来赴会，小伙子摔跤比武，孩子跳欢乐起舞，姑娘则跳起了“盪盘舞”。充满激情的“赛马”把盛会推向高潮，结束全曲。此曲是新加坡华乐团委约的作品。



三弦





黄桂芳

冷门——三弦弹出一片天

黄桂芳于1997年末加盟新加坡华乐团为三弦及阮演奏家，目前是三弦副首席。她于1982年第一届中国全国民族器乐观摩比赛中获得一等奖、1995年中国国际民族器乐大赛获三弦组第一名。曾为中央电台、音乐频道等录制大量的三弦独奏、重奏、协奏曲。黄桂芳的演奏技巧娴熟、深邃细腻，是难得的三弦演奏家。

当

年黄桂芳应新加坡华乐团之聘南来发展之初,只给自己五年的时间,没想到就此落地生根。她的一把三弦为乐团增添韵味,也让三弦在本地的华乐乐坛萌芽成长。新加坡这片小土壤,给予三弦这冷门的乐器如此大的发挥空间,是她一生的惊喜。

三弦的音色有一种独有的明亮清脆,具有代替语言的节奏感。影视中常以三弦烘托人物的出场,如1987年的经典电视剧《红楼梦》中刘姥姥游大观园一幕,就通

过三弦诙谐的引领刘姥姥出场,画面氛围马上为之不同。

在来新之前,黄桂芳参与不少大型演出,如现代歌剧《党的女儿》。她的一把三弦将反面人物马家辉的形象“描绘”得活灵活现。能够把舞台或戏剧人物形象化,正是三弦的特色之一。

三弦特有的穿透力,能支撑起整个声部,黄桂芳称之为弹拨乐声部的“脊梁”。作为乐团里唯一的三弦演奏家,她的功力经得起考验。黄桂芳从来不松懈,也不会因为身体的小小不适而请病假。24年以来,演出从不缺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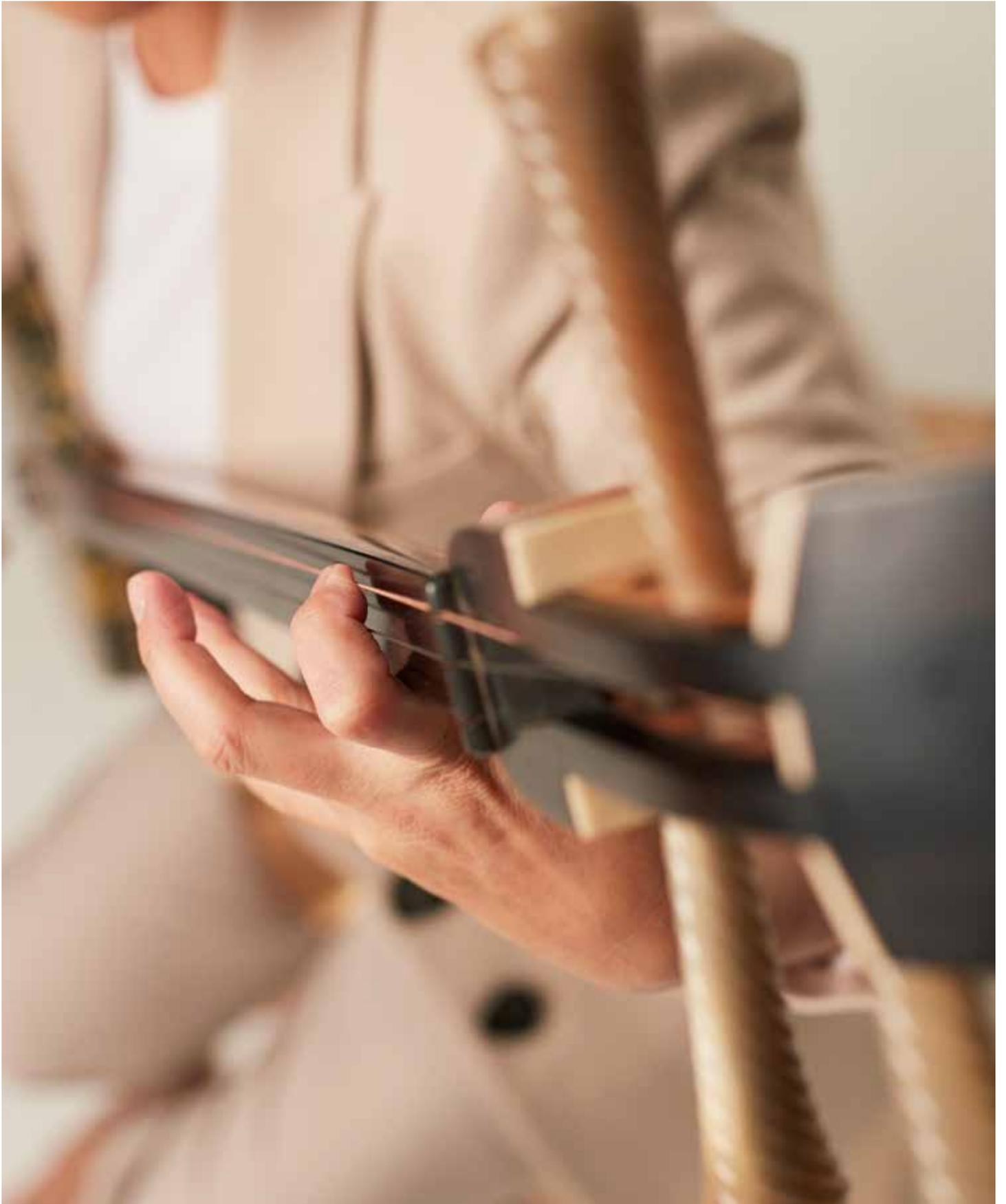
黄桂芳与三弦结缘,可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的上海杨浦区一所小学里的音乐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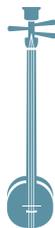


1986年,黄桂芳在音乐学院礼堂,接待外宾时演出

2017年，三弦副首席黄桂芳在《埃里克·沃森的华乐世界》音乐会，演奏埃里克·沃森创作的三弦协奏曲《南洋之门》(世界首演)







室。她还记得被选拔进学校乐团的喜悦，无论是二胡或琵琶都能玩一玩，老师很看好她的潜能。当时，音乐教室里正好有一把三弦孤零零搁在角落，老师就把弹奏三弦的任务交给她，从此与三弦结下深厚的缘分。

黄桂芳小学四年级那年，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到上海招生。虽然她平时什么乐器都接触，却没有经历过完整、专业的训练，临时也不知道要演奏什么曲子面试。

“我有点悟性，想着要弹什么时，记起我们小学都要学唱《我爱北京天安门》。音乐课都有教这首歌，所以当时拿起柳琴弹了一曲，老师觉得有点感觉，问我还会什么，我说还会三弦。当时现场没几个人会玩三弦。然后他们还让我唱歌，我现在想起来还蛮感动的，当时唱了一首怀念周恩来总理的歌，我觉得唱得很好。在学校，我是活跃分子，合唱队我都是领唱。”

就这样，13岁的黄桂芳“扎着两条小辫子就去北京了”。她自称白丁，在附中只能苦练基本功。每天早上到琴房跟老师、师哥师姐一起练早功，经常练琴练到忘了吃饭时间。正是附中的这段经历，为她打稳了基础。

三弦结构上没有品，音准的掌握比较困难。原本练习三弦时需要右手压琴鼓，琴头吊块砖来加强右手的功力，是个考力道的乐器。黄桂芳感谢恩师肖剑声，在上世纪60年代开始三弦改革，使得三弦逐渐变得方便演奏，练起来没那么痛苦，也适合在大舞台独奏。

1982年第一届全国民族器乐观摩比赛，黄桂芳抱着她的三弦，演奏带有山西梆子色彩、充满歌唱性的三弦曲子《刘胡兰》，一举夺下一等奖。



2019年,黄桂芳于乐团筹款晚宴暨音乐会《乐汇三弦》上,展现三弦的独特韵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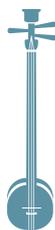
五朵金花放异彩

同年,黄桂芳以优异成绩直升中国音乐学院本科。1985年,她加入琵琶大师刘德海组建的“五朵金花”(包含扬琴、古筝、琵琶、阮/柳琴、三弦/大阮)。当时室内乐还不流行,“五朵金花”在乐界开创新时代,黄桂芳的三弦造诣也借此得到升华。

除了“五朵金花”,黄桂芳还参加了指挥家郑小瑛创建的爱乐女乐团,代表中国音乐使者出访多国,并非常活跃于乐团的活动。刘德海等前辈教会她,技艺是可以不断钻研拓展,艺术性也可以不断取得突破。

1997年新加坡华乐团在起步中,刘德海问她“要不要换个地方”。黄桂芳心想,三弦是件冷门乐器,换个地方展示,也未尝不可。

黄桂芳初来乍到时,丈夫和孩子没有随她来新。家人不在身旁使她心里“有点灰淡”,可是一旦拿起三弦,她就会全神贯注在演奏上,她直言每场音乐会都令她无比兴奋。



她的丈夫，大提琴演奏家姬辉明，不久后也加入新加坡华乐团，八岁女儿也跟着来了，一家三口从此在新加坡开始了新生活。

她非常感谢新加坡华乐团、音乐总监葉聰，这么多年一直给予三弦发挥的机会。这些年，她首演了多部作品，包括顾冠仁作曲的《草原》、张千一作曲的《无题》、杨青创作的《苏小小》、李恒作曲的《胡笳十八拍》和崔权创作的《一线天》等。

过去24年，几乎每两年就有一首三弦协奏曲。她说：“我在这个乐团接触过的指挥，阎惠昌、陈燮阳、夏飞云、胡炳旭、彭家鹏、葉聰……个个都是华乐界的大

腕。葉聰经常说，桂芳有什么作品推荐，或新作品要委约，都要给三弦发挥的机会。”

她甚至觉得新加坡的观众很幸运，“中国观众可能没那么多听三弦的机会。”

钻研作品二度创作

作曲家芮雪曾为一场三弦学术研讨会写了协奏曲《海神》，黄桂芳听后很喜欢，将曲子推荐给乐团。她喜欢与作曲家讨论



黄桂芳的幸福全家照

作品,帮助他们修改作品。她记得杨青写《苏小小》的时候,某段风格突然从江南去到了湖南,“我打电话给他,他就把曲子拽回来了。我觉得这是作曲家与演奏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黄桂芳也享受钻研作品二度创作的机会,“例如顾冠仁的《草原》,上面没有技法,我必须自己把技法和风格带进作品。三弦无品,有很多自带的滑音,如果滑音弄不好,就会破坏作品的色彩。所以我都会精心去调整和控制,记得当时顾冠仁老师也非常满意。”

她说:“我们演奏者的第二次创作,也是挖掘自身潜能的机会。”

曾担任驻团作曲家的埃里克·沃森(Eric Watson)也为她创作三弦协奏曲。能与这位旅居新加坡多年,后来入籍的西方作曲家合作,为黄桂芳带来全新的体验。

“原本练习三弦时需要右手压琴鼓,琴头吊块砖来加强右手的功力,是个考力道的乐器。”

“我觉得通过西方作曲家的理解,三弦可以突破,也可以耳目一新。”2017年,她首演埃里克·沃森三弦协奏曲《南洋之门》。

新加坡华乐团前驻团作曲家罗伟伦更是对三弦喜爱有加,他的作品给三弦很多机会,他也懂得三弦在乐队里的位置。桂芳对此由衷地感谢。

2019年乐团的筹款宴会上,黄桂芳带着三名学生一起登台亮相。年纪最小的是个小四学生,加上跟她学过三弦的驻团





1991年,黄桂芳随团赴日本演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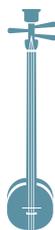
希望栽培三弦幼苗

黄桂芳发现,本地听众对华乐的认知已不同以往,鉴赏力有所提高。这给予演奏家和乐团良性的压力,尤其在节目策划上,不能雷同。在外教课时,黄桂芳也发现很多学生的家长都学过乐器。对于未来新加坡华乐的发展,她非常看好。

接下来,黄桂芳希望能够为本地栽培更多三弦幼苗。她最近向乐团建议,在青年华乐团里挑几个学生,她可以免费开班授课。为培养接班人,黄桂芳可说煞费苦心,颇有其启蒙恩师肖剑声为推广三弦,引发更多年轻学子兴趣而免费开班授课之风。

不过,三弦毕竟比较冷门,不容易驾驭,也无法考级。此外,琴的保养也形成阻碍,琴鼓蟒皮在新加坡湿热环境里容易变质。

作曲家王辰威,呈现了一曲富本地色彩的《三水红头巾》。由于是师生同台演出,黄桂芳特邀王辰威编写这首曲子,曲调较简单,四把三弦合奏的《三水红头巾》融合了广东民乐和马来民谣的调子,成了当晚宴会上的亮点。



或许鼓励学习三弦就必须兼项，一如黄桂芳个人的成长经验，什么乐器都能弹，在乐团里也兼弹中阮。因此，黄桂芳如今换个方式引导学生：多学一门三弦，音乐的道路会更吃香，例如香港中乐团招聘就列明，能兼三弦可是大大的加分项。她曾经在南洋艺术学院任教，门下两名学生谢伟建和曾靖文刚去了苏州，加入新成立两年的苏州民族乐团，担任大阮兼三弦的演奏员。

三弦除了让人想起北京的“京韵大鼓”，也会联想到其他地方色彩的小三弦，如苏州评弹、泉州南音的小三弦。原籍上海的桂芳不学吴侬软语的小三弦，独爱

比较大气的大三弦（通常称三弦），也许与她出生南方却有北方人的气质有关。她找到了三弦，也是三弦找到了她，就像是新加坡找到了她，她也找到了新加坡，让三弦这门不易学的乐器在此敞开一扇明亮之窗。

24年前一位芳华正茂的少妇携着一把“冷门乐器”南来，今天的黄桂芳，不减当年的满腔热情，正是因为她对三弦秉持着一生的执着与奉献。



黄桂芳（左二）曾是中国弹拨乐五重奏团“五朵金花”的一员，此团由琵琶大师刘德海担任艺术指导



听尹志阳
的演奏

曲目 《雪意断桥》
作曲 刘锡津
指挥 葉聰
演出 2017年3月4日
乐蕴中华 - 刘锡津作品
音乐会
地点 维多利亚音乐厅

曲目简介 西湖之断桥,乃江南的情人桥。人们期待上苍赐予一场大雪以尽赏雪湖冷艳之美,而断桥留下的凄美爱情故事,更让人心动神往。《雪意断桥》用竹笛与大型民族管弦乐队单乐章协奏曲形式,以江浙民间音乐为素材,寓情于景,借景抒情。挥发弦管之多彩,尽展笛之神韵;歌吟江南之美,称颂人间真情。

笛子







尹志阳

手舞足蹈长笛吹神曲

尹志阳在1997年加入新加坡华乐团, 现任笛子首席。他分别于1989年及1992年, 获中国民族器乐山城杯比赛优秀演奏奖和中国中央歌舞团考核第一名的殊荣。曾随新加坡华乐团小组赴英国盖兹黑德担任《阳关三叠》独奏, 及赴英国爱丁堡艺术节担任独奏, 展现出出色的独奏演绎和卓越的艺术水平。

尹

志阳于1997年新加坡华乐团成立初期,加入乐团,并在2004年成为乐团的笛子首席,算得上是“元老级”人物。25年来,他参演过的音乐会数以百计,印象最深的,是乐团首次出访欧洲,在伦敦巴比肯艺术中心演出吹管协奏曲《神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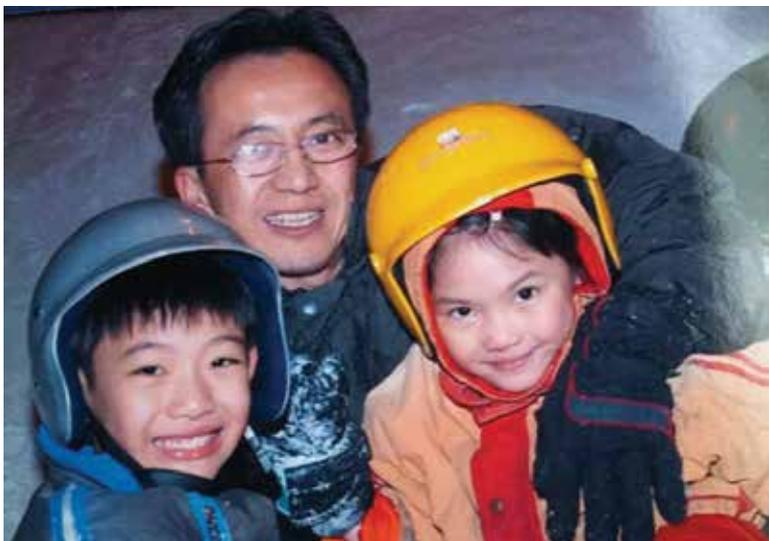
这首以屈原《九歌》为题材的吹管协奏曲运用了排笛、箫、埙、曲笛、梆笛、尺八、巴乌等多种民族管乐器演奏,乐曲粗犷雄浑、飘逸洒脱。因为在异地演出,担心乐器出状况后很难找到人救急,尹志阳全程

不敢托运,一路上扛着七八种乐器千里跋涉。即便排练结束队友都放松去了,他依然战战兢兢寸步不离,时不时把乐器拿出来操练以适应当地的气候环境,包括簧片等都要一再检查确保能正常发挥,以免影响演出时的质量。

他调侃说:“这部作品对我来说问题不大,但要照顾这么一堆乐器很麻烦,我当时都觉得自己简直像个保姆。”

这小段插曲说明笛子演奏家(严格来说是管乐演奏家),必须精通“十八般武艺”。除了各种笛子如梆笛、曲笛、新笛,还要能掌握多种管乐器,即便有些乐器在音乐会上并不常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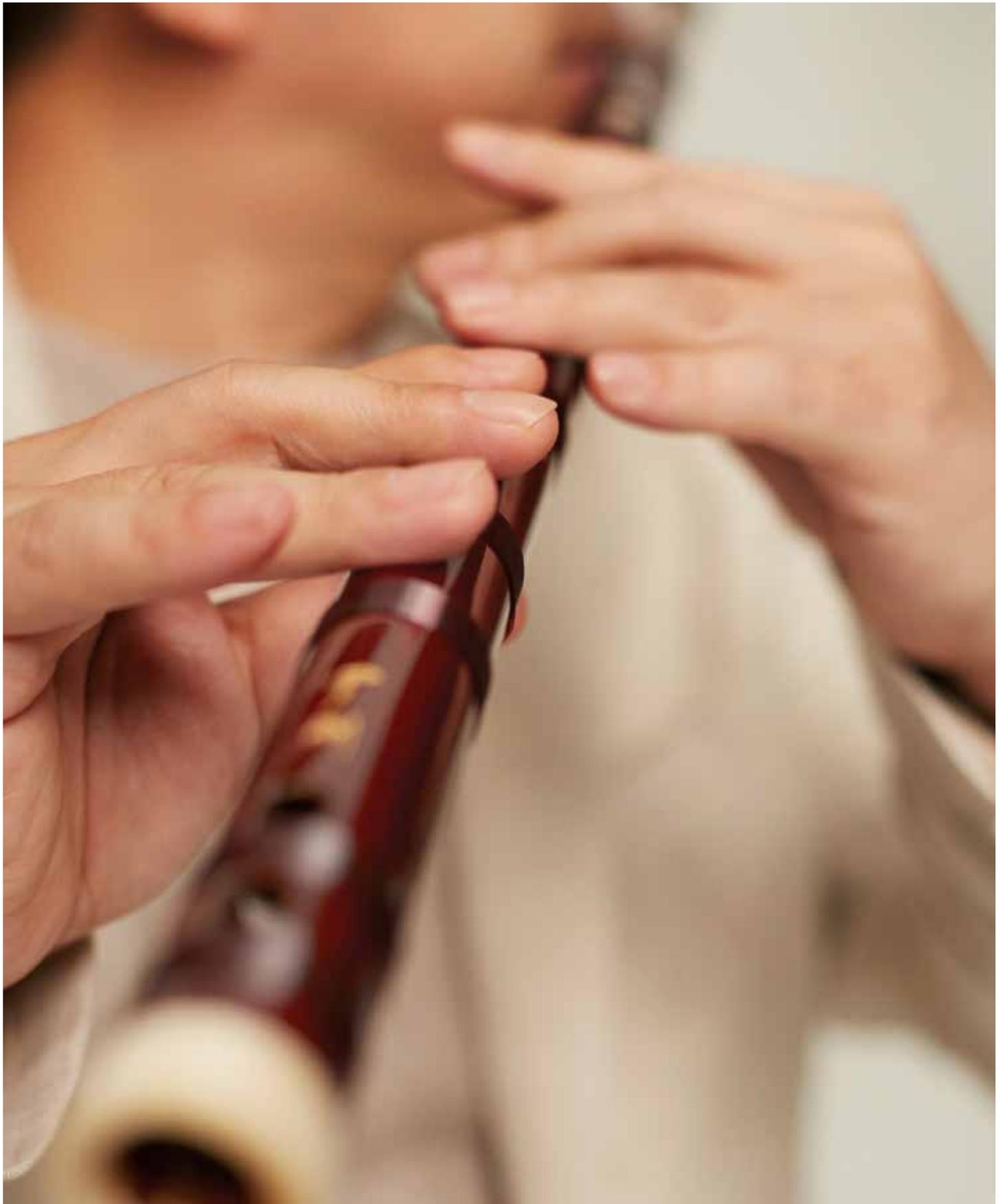
尹志阳是在八岁那年开始学笛子,同时也学小提琴。后来之所以选择专攻笛子,他表示是因为“懒惰”。



尹志阳育有一儿一女,家庭幸福美满

2017年,尹志阳在《乐蕴中华-刘锡津作品音乐会》,吹奏刘锡津创作的笛子协奏曲《雪意断桥》





“我其实比较喜欢小提琴，但小提琴老师很严格，上课时拿琴姿势不对，老被他用弓子打手。那时候我年纪小，觉得这太烦了，还是笛子拿起来比较轻松省事，所以就选了笛子。”

尹志阳是性情中人，说话一句是一句，完全不懂拐弯。他性格又有点不羁，儿时的顽劣、少年的轻狂、初来新加坡时的郁闷颓废，他都可以拿来谈笑风生。他没有刻意要塑造艺术家在人们眼中那种励志、闪光的形象，他甚至不介意让人看到他的“不完美”。

曾经轻狂的蜕变

他直言不讳自己个性叛逆，13岁就学会抽烟喝酒，中学一年级留级，第一次参加高考也名落孙山。

他说他不是用功的学生，素来疏于练习，一天最多不超过两小时。正式工作后除非

有独奏演出，否则他也不太会拿起笛子来练。他漫不经心说：“小时候靠点小聪明，工作以后就靠吃老本，到老本吃到差不多时，我就可以退休了。”

玩笑归玩笑，尹志阳吃得起“老本”，是因为他有扎实的童子功。小时候打下的坚实基础让他一生受益，加上有足够的天份，自然比别人少走许多冤枉路。至于练不练琴、怎么练琴，每个人的理解和感悟都不一样，尹志阳觉得把自己锁在琴房里苦练八小时，不一定就比一小时来得有效率。

“我练习的时候有很清楚的目标，而且精神高度集中，整整一个小时是完全不休息的。我不是说练习时间长就不好，也不是在否定勤奋。但我有自己的方法，该学习的时候学习，该玩的时候就尽情去玩。”

尹志阳今年55岁，2005年入籍新加坡，在这里生儿育女组织家庭。儿子目前在当兵，役满后将到新加坡管理大学修读法律，女儿则在莱佛士初级学院念一年级。



尹志阳年少轻狂,是性情中人

他说：“这里已经是我的家,我在新加坡呆的时间,比我出生的地方还要长。”

尹志阳老家在中国辽宁省丹东市,其父当年是丹东市一家大型国营企业的歌舞团团长兼指挥。歌舞团非专业乐团,但尹志

阳的父亲却把音乐当成一辈子的志业,并尽一切努力把子女栽培成音乐家。尹志阳小时候,每星期被父亲风雨不改地拉着坐上六七小时的火车,从丹东到沈阳找老师学音乐,直到尹志阳考上沈阳音乐学院附中为止。

才13岁的孩子,从此开始了离开父母独自住校的生活,一时间如脱缰野马,失去了管束。除了染上抽烟喝酒的陋习不说,学习成绩也不尽理想,没能顺利升上中二。这消息传到家里,忘子成龙的父亲简直气炸了。

“他抓起皮带就抽,把我抽到屁股开花,最后把皮带都打断了。自我懂事以来,父亲就没打过我。他辛辛苦苦培养我,没想到我才出去一年,三好学生就变成留级生,这对他的打击太大了。”提起这段往



事,尹志阳还一本正经地说:“后来我老觉得那皮带是假的,如果是真的哪有这么容易断,你说是吗?”叫被问的人啼笑皆非。

第二年补考,尹志阳终于考上中国音乐学院,师从著名笛子演奏家张维良,在演奏技巧和音乐修养上都有很大的飞跃。

初出茅庐的选择

论专业能力,尹志阳拿第二没人能争第一,但他的文化课(文学、历史、地理)却老是不及格。考大学时,尹志阳又是栽在文化课上。他心有不甘,回到丹东恶补,下决心定要考上一线城市的名牌音乐学院。一次考不上就考第二次,再考不上就考第三次,总之非考上不可。

1991年,尹志阳顺利从中国音乐学院毕业,被安排留校任教,但他一心只想着要到舞台上展现才艺,对教书兴致不高。于是他投石问路,同时报考北京当时几个最有名气的乐团,如中央民族乐团、中国广



尹志阳的笛子功底扎实,这归功于他从小打下的坚实基础

播民族乐团、东方歌舞团和中央歌舞团，凭着扎实的硬功夫被各团录取。

“当时，中央民族乐团、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和东方歌舞团人才济济，优秀的笛子演奏家很多，出名的也不少。我一个初出茅庐的新人，在团里要熬到什么时候才能有出头的日子？思前想后，我决定加入中央歌舞团。”

尹志阳原以为中央歌舞团的笛子声部蜀中无大将，自己很快就能脱颖而出，却没想到不出几年时间，他就后悔了。

“说白了这就是个歌舞团，自然是舞蹈第一、歌唱第二、舞美第三，乐队排在最后。（乐队）完全不受重视，登台的机会少之又少，演出时都被安排坐在乐池，连面都露不上，更别说有机会独奏了。”

如此下去，尹志阳觉得自己的技艺都要荒废掉了。就在他盘算着要另谋出路时，正巧从朋友处辗转得知新加坡华乐团在招

笛子演奏家严格来说
是管乐演奏家，
必须精通“十八般
武艺”。除了各种
笛子如梆笛、曲
笛、新笛，还要能
掌握多种管乐器。

兵买马。他兴致勃勃寄信投考，却因为中央歌舞团不肯放人而遇到不少阻碍，几经波折才终于来到这座南洋小岛。

初来乍到，尹志阳过得非常不开心，一来因为乐团的薪资配套和他的认知有偏差，让他觉得自己受委屈了；二来他水土不服，吃不惯这里的食物，也不习惯新加坡炎热潮湿的天气。





2020年,尹志阳在《邂逅》音乐会中
以埙独奏古曲《楚歌》

那段日子尹志阳过得很颓废,接近自暴自弃。所幸后来认识了现在的妻子,情感上找到了依托,也慢慢开始习惯新的环境,加上有成家的打算,生活有了目标,人逐渐变得踏实。

加大走向世界的力度

2002年,新的音乐总监上任,乐团的整个管理也步上轨道,让尹志阳觉得一切会更好。

这些年来,尹志阳确实看到了华乐团的蜕变,管理更趋完善,实力和水平也不断获得提升。他说,比较中港台,他觉得新加坡华乐团在乐界数一数二。若要更上一层楼

“当时我租了一个很小的房间,一走出房门房东就盯着我,像在监视我的一举一动,让人感到很郁闷。所以下了班我都不愿意回家,经常到克拉码头流连,所有酒吧几乎都被我喝了个遍。每月薪水还了房租伙食和酒钱后,往往所剩无几。乐团是每月12日发工资,但我经常在10日就身无分文。”



楼,乐团需要加大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力度,才能提高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乐团要发展,除了实力还要有形象的推广。像这次出版的特刊就深度介绍几位首席与副首席,我觉得是很好的做法。因为演奏家就是乐团的门面,他们走出去,代表的就是新加坡华乐团。我们应该更突出自己的人才,让他们有更多发挥的平台和机会。造星是需要的,这才能表现出新加坡华乐团有厚实的积累和实力。”

乐团需要加大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力度,才能提高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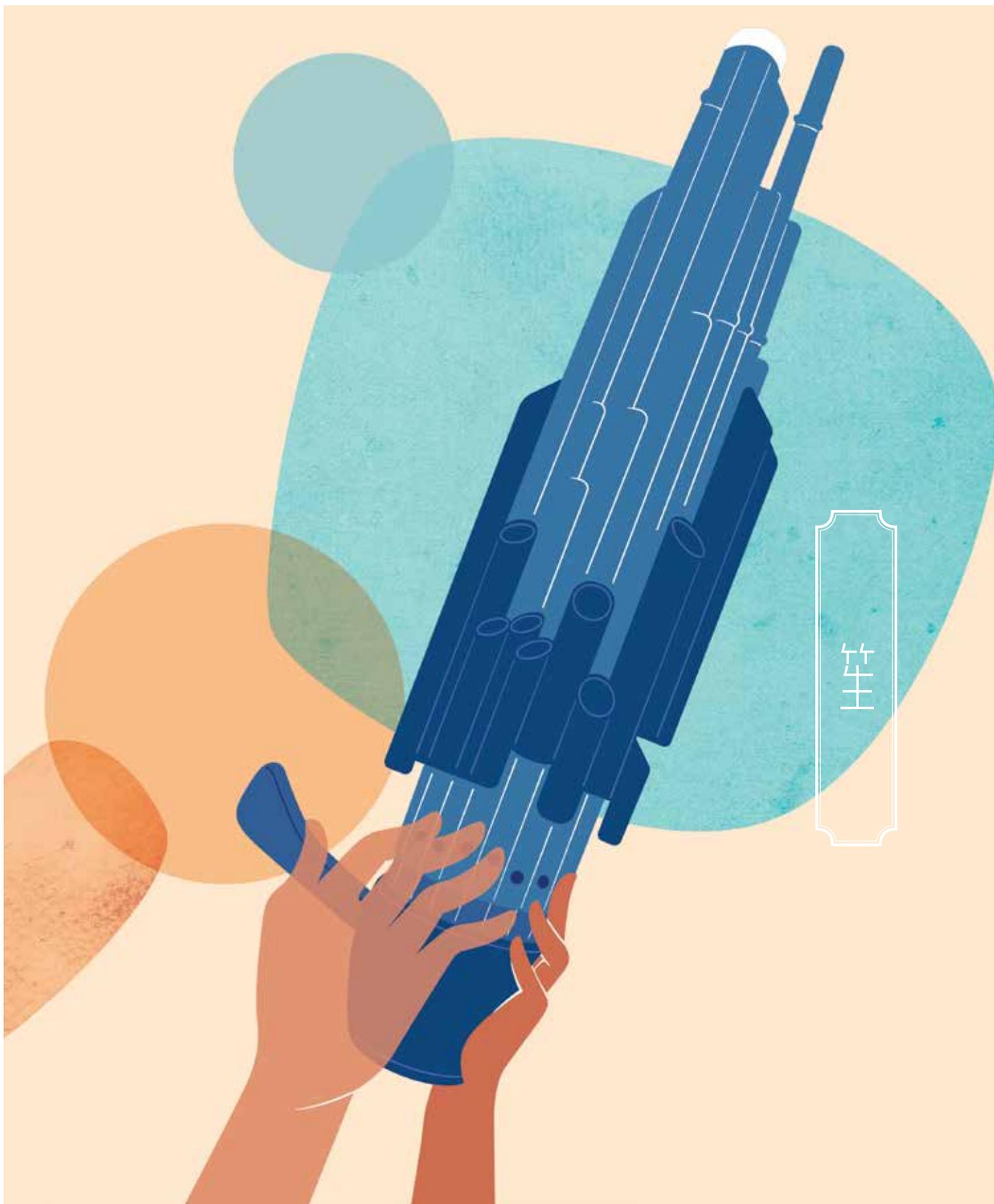
2018年,尹志阳与指挥刘沙,联手呈现刘文金创作的《鹰之恋》



听郭长锁
的演奏

曲目 《孔雀开屏》(独奏曲)
作曲 阎海登
演出 2020年10月2日
动物狂欢季
地点 线上音乐会

曲目简介 乐曲通过对孔雀的形象描绘，歌颂了劳动人民的幸福生活。全曲以山西晋北民歌的音调为素材，由五个曲段组成：第一段是节奏自由的散板，音乐起伏有致，生动地描绘出孔雀舒展双翅、跃跃欲飞。第二段优美如歌的慢板，华丽悠缓，抒情动人，描绘孔雀迎朝霞缓缓开屏。第三段为欢乐跳跃的小快板，展现孔雀快乐地嬉戏。第四段以更快的节奏把情绪推向高潮。第五段再现悠长旋律，尾句渐慢渐弱，描绘孔雀渐向天边飞去。



笙





郭长锁

如歌如泣
笙入人心

郭长锁，笙演奏家，中国音乐学院学士学位和指挥硕士学位的双料人才。1997年在中国文化部文艺专业考核中，以高分名列吹打组榜首。同年下旬，加入新加坡华乐团担任笙演奏家，现为乐团笙首席。他曾随中央民族乐团多次出访日本、新加坡、香港、澳门等国家及地区，笙演奏风格细腻、技巧娴熟、音乐感人，获各方专家好评。

传

统曲目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蕴育出一批懂得欣赏、具有鉴赏力的观众——他们既能为传统的演绎叫好，也有指出演出不足的能力。这就是传统曲目的无限魅力，时至今日仍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观众前来观赏。

这是郭长锁对华乐传统曲目和传统戏曲的看法。他说，我们需要珍惜这群喜欢聆听、懂得欣赏传统音乐与戏曲的观众，也不能忽略培育新的年轻观众群的重要性。

作为笙演奏家，他自然喜爱几首笙乐传统曲目，如《草原巡逻兵》《晋调》《孔雀开屏》《春江花月夜》等等，其中《晋调》《孔雀开屏》让他爱不释手。

作曲家关迺忠曾特地为香港中乐团，谱写《孔雀》这首协奏曲，突出了笙乐之美，郭长锁认为这首曲子象征了“笙乐的历史性改革”。音乐总监葉聰加入新加坡华乐团几年后，也把这首曲子介绍给本地听众。这首协奏曲，给了他一次很大的发挥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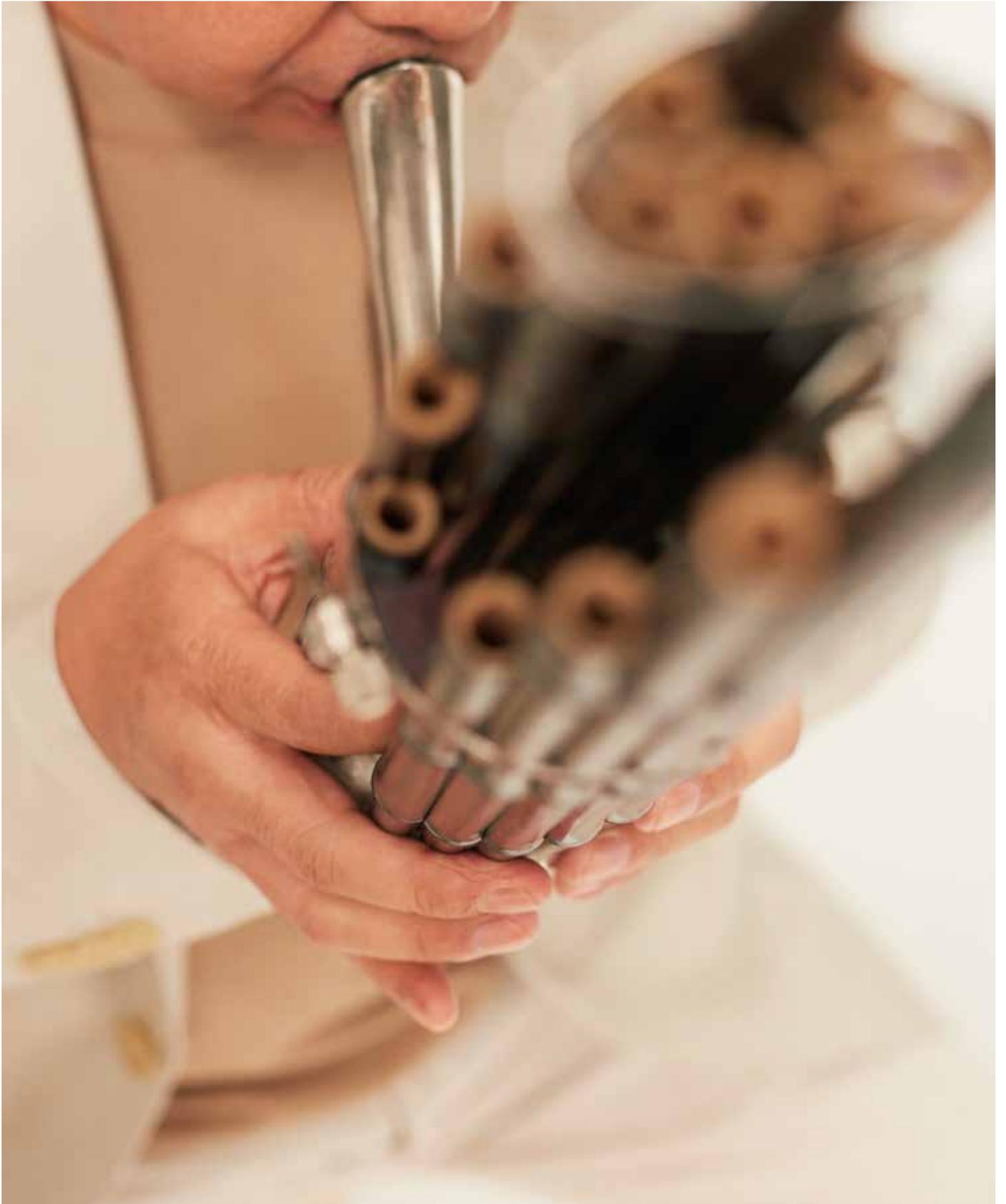
他说，关迺忠是成熟的作曲家，也曾受乐团委约，写过一首《新加坡随想曲》，为乐团的曲目库增添本地色彩。



郭长锁一家四口其乐融融

2021年，郭长锁在《音乐收藏夹：
夏之夜》独奏胡天泉、董洪德作曲的
《凤凰展翅》，这是为笙谱写的第
一首乐曲







音乐总监葉聰还特地邀约两位著名作曲家刘文金和张晓峰,为笙创作了《虹》和《弄笙声》两部协奏曲。郭长锁说,刘文金老师写过大量二胡和笛子的协奏曲,这部《虹》是他首次专为笙谱写的大型作品。

张晓峰创作的《弄笙声》,则由三个乐章(行板、慢柔板、急板)组成。郭长锁形容这首曲子,为笙乐最高难度的协奏曲。

对郭长锁而言,参与这两首新的大型协奏曲的首演,是他在新加坡华乐团中的亮点。

纳入非华族乐器

说到华乐团的未来发展,他认为,“华乐团”三个字

其实是一顶帽子,套上了这顶帽子就固定了它的角色。如果去掉这顶帽子,乐团的发展空间可能更大。

“作为新加坡的国家乐团,它或许可以尝试容纳非华族的乐器,发展出新加坡特色的音乐。”

他的大胆设想,其实也是乐团的志向,发展出新加坡特色,正是华乐团成立不久就立下的方向。不过,他认为加入非华族



年轻时的郭长锁(左三),也曾与友人组建乐队



郭长锁把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投入教学,担任多所中小学的华乐团指挥

乐器的个人构想更加“先进”,不能全盘否定,也许有朝一日会实现。

郭长锁的这个“开明”想法正好反映出他爽直开朗的性格,有话直说,访谈时就像和老朋友聊天一样。

虽然郭长锁已在新加坡生活多年,却依然说着一口京味很浓的普通话。

他与新加坡结缘,早已埋下伏笔。1996年,一名旅居新加坡的中国画家朋友,给

他捎来信息:新加坡成立了一个国家华乐团,正在招聘演奏家。但这名朋友不太肯定新加坡所称的“华乐”,是否就是中国的民族音乐。他便问朋友,“乐器里有没有包括二胡?有的话就是了。”

正好他在1996年底来新加坡旅行,在新逗留期间顺便提交申请。其实那时已经错过招聘日期,但他还是得到考试的机会。

乐团当年给他这个机会,证明其眼光,注意到当年33岁的郭长锁在中国民族音乐界已有不俗成就。

1963年生于北京的郭长锁自幼喜好音乐。九岁时师从吴兴水老师学习笙专业。1979年以优异成绩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师从林富贵,后于1981年转入中国音乐学院附中。1982年进入中国音乐学院大学民乐



系,随张之良学习。在校期间,曾代表中国音乐学院赴香港演出,受到好评。

1986年,进入中央民族乐团,多次随团出访日本、新加坡、香港、澳门等国家及地区。

郭长锁在1997年,中国文化部文艺专业考核中,以高分名列吹打组榜首。同年下旬,他加入新加坡华乐团担任笙演奏家。

郭长锁说,新加坡给演奏家提供了一个好的环境,还有宝贵的发展机会。他认为在中国以外,还能有这样一个让民乐人才发挥才华并且收入稳定的乐团,实属难得。

中国的民族音乐、香港的中乐、台湾的国乐、新马两地的华乐,皆为同源同宗。新加坡要发展出自己的“华乐”是一项挑战,而且是“欲速则不达”。

郭长锁对指挥颇有心得,未来也希望能进一步朝指挥工作发展

门生创立乐团

除了在乐团的工作,郭长锁也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培养新进后辈。25年前来到新加坡之后,他便开始进入校园教笙乐,后来还当了几所学校的华乐团指挥,如中华、义安、思励、云海和义安小学。

令他感到自豪和欣慰的是,他指挥过的这些华乐团都曾先后在两年一度的华乐团比赛中得过金牌。

他的门下也出了几个出类拔萃的弟子,如:毕业于英华中学的杨纪伟和林亿。



他们都在新加坡全国华乐比赛中得过一等奖。

杨纪伟获艺术理事会奖学金,前往北京中央音乐学院深造四年。2015年回国后,他成立了龔乐团,任行政总监,同时也是笙演奏员。以中西乐器演绎现代流行歌曲的龔乐团,为本地音乐界注入新气象,也为讲英语的年轻一代制造了亲近华乐的机会。

今年39岁的杨纪伟还在一次电视访谈中,谈起他当年在郭老师家里练习的趣事。他说,即使老师在厨房炒菜,也会注意听他的吹奏,若有错误,会大声喊“错啦!”。

郭长锁说,他们两人已从师生发展成为朋友。他非常欣赏杨纪伟的审美和观点,“有些意见还是听他的”。两人亦师亦友,经常见面,互相交流,互相促进。

在郭长锁的鼓励下,另一个学生林亿到北京中央音乐学院深造。除了笙乐之外,也转向作曲,目前在中国设立一间音乐室,

作为新加坡的国家乐团,它可以容纳非华族的乐器,发展出新加坡特色的民族音乐。

参与电影音乐制作。他也曾受乐团委约,写过一首《乌敏岛奇观》。

谈到培育新人的心得,郭长锁认为关键在于一个“练”字,他让学生到他家里练习,“有时还管他们吃饭”。

他说,教学生不能老是在旁边盯着。学生在屋里练习的时候,他就到屋外抽根烟,当听到学生吹奏的音调有不对之处,他再指出错误。





郭长锁与新加坡华乐团前驻团作曲家
罗伟伦合影

他认为,如今学校的华乐学习氛围不比从前,只有通过竞争和比赛才能保持学生对华乐的重视。

郭长锁夫人刘慧是学习舞蹈出身。

两个女儿,一个继承他的音乐基因,一个则继承母亲的舞蹈细胞。大女儿郭明媛在国大杨秀桃音乐学院学习大提琴,小女儿郭品烁则在艺术学院学舞蹈。

他说,本地的华乐发展并不始于新加坡华乐团的成立。在这之前,新加坡的华乐已

相当蓬勃。他特别推崇指挥家郑朝吉博士对新加坡华乐的贡献。

新加坡华乐团能取得今日的成就,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乐团的氛围是要求团员加倍投入,而成员必须靠自己的努力,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

他说,乐团未来的发展要有新的思路,在传承的同时也要创新。传承文化时,需顺应时代,与时俱进。创新的关键在于累积更多自己的曲目,表现新加坡特色。

建立自己的品牌

他以乐团委约中国作曲家刘锡津创作的《鱼尾狮传奇》为例,认为乐团可以演绎高度成熟的新曲目建立自己的品牌。



他也很欣赏作曲家罗伟伦。罗伟伦对乐团有深入了解，给乐团写下不少好的曲子，如《天网》《海上第一人》《凤山寺》等等。

在加入乐团后，他对每一场演出都感到满意，因为每一场演出都有一个严谨的流程，必须按部就班。每个成员都必须全心全力演出。

行政总监何伟山说，郭长锁的演奏风格细腻、技巧娴熟、对旋律的处理如歌如泣。

笙既是独当一面的乐器，也是在乐团里可以跟各个声部相辅相成的和声乐器。

作为笙首席，在乐团的责任重大，每次的排练和演出都须要靠他定音。笙也为多重奏、合奏曲目扮演穿针引线，铺路搭桥的角色。何伟山说，郭长锁是一个博采众长，德艺双馨的音乐家。

培育新人……郭长锁认为就在一个“练”字，他让学生到他家里来练习，“有时还管他们吃饭”。

他也高度推崇郭长锁在教学方面的成就。由郭长锁的学生创立的龔乐团，如今已是新加坡乐界的生力军，就是个鲜明的例子。

25年前，郭长锁错过新加坡华乐团的招聘截止日期，幸好乐团当年没有错失这位笙乐人才。



听靳世义
的演奏

曲目 《滨海湾之风》
作曲 台湾福建民谣、
靳世义、陈家荣改编
指挥 郭勇德
演出 2014年5月3日
新加坡华乐团母亲节
音乐会：金曲报慈心
地点 新加坡华乐团音乐厅

曲目简介 素材取自台湾民谣《望春风》，乐曲注入了流行音乐元素，独奏者除了演奏一支唢呐，也用两支唢呐同时吹奏，以及用口琴、人声Rap念白、人声清唱交替呈现，曲风多元而丰富，籍此展现新加坡新地标滨海湾的繁华景象，表达对新加坡未来的美好祝愿。



唢呐





靳世义

唢呐——谁与争锋

靳世义是新加坡华乐团唢呐/管首席，也是第一位管子演奏硕士，其个人传略被《国乐典藏》收录。1989至2000年间，他相继在北京、新加坡、马来西亚举办专场独奏音乐会。他不但录制多张专辑，也曾创作编写多首唢呐和管子乐曲。由他编曲并首创的“唢呐四重奏”演出组合形式，也赢得音乐界很高的评价。

新

加坡华乐团唢呐/管首席靳世义来自中国河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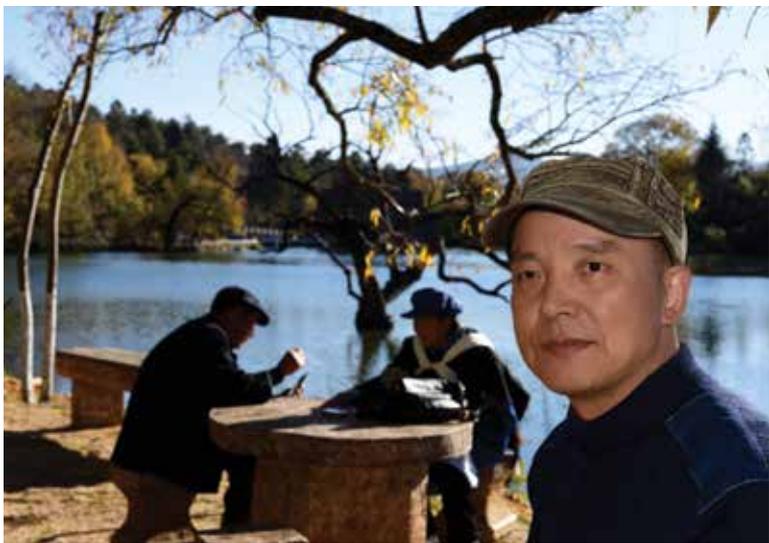
河南是戏曲大省，也是唢呐之乡。

他说：“我们吹起唢呐，若是没能把你搞哭搞笑，表演就不算完整。虽然这是有点极端的艺术表现，然而这种传统就像一条河流，存在基因里。12年的耳濡目染下，已经彻底刻在内心。”

在家乡的12年，影响了一生。靳世义的艺术生涯始于小时候常听到的京剧样板戏，当时父亲爱拉京胡，便时常带他到处表演唱戏。后来哥哥爱上唢呐，辛苦攒钱买了一支唢呐，成天练习。家里六个孩子中排行老么的靳世义耳濡目染，也跟哥哥学起唢呐。那时候还在用老艺人的老办法，哥哥在大冬天的清早把他拉到村口，迎着寒风练气，拿起唢呐，唢呐碗儿都结霜了。如果不够努力，犯错了，还要吃哥哥赏的巴掌。现在想起来很不科学，但当时不懂方法，只知道刻苦练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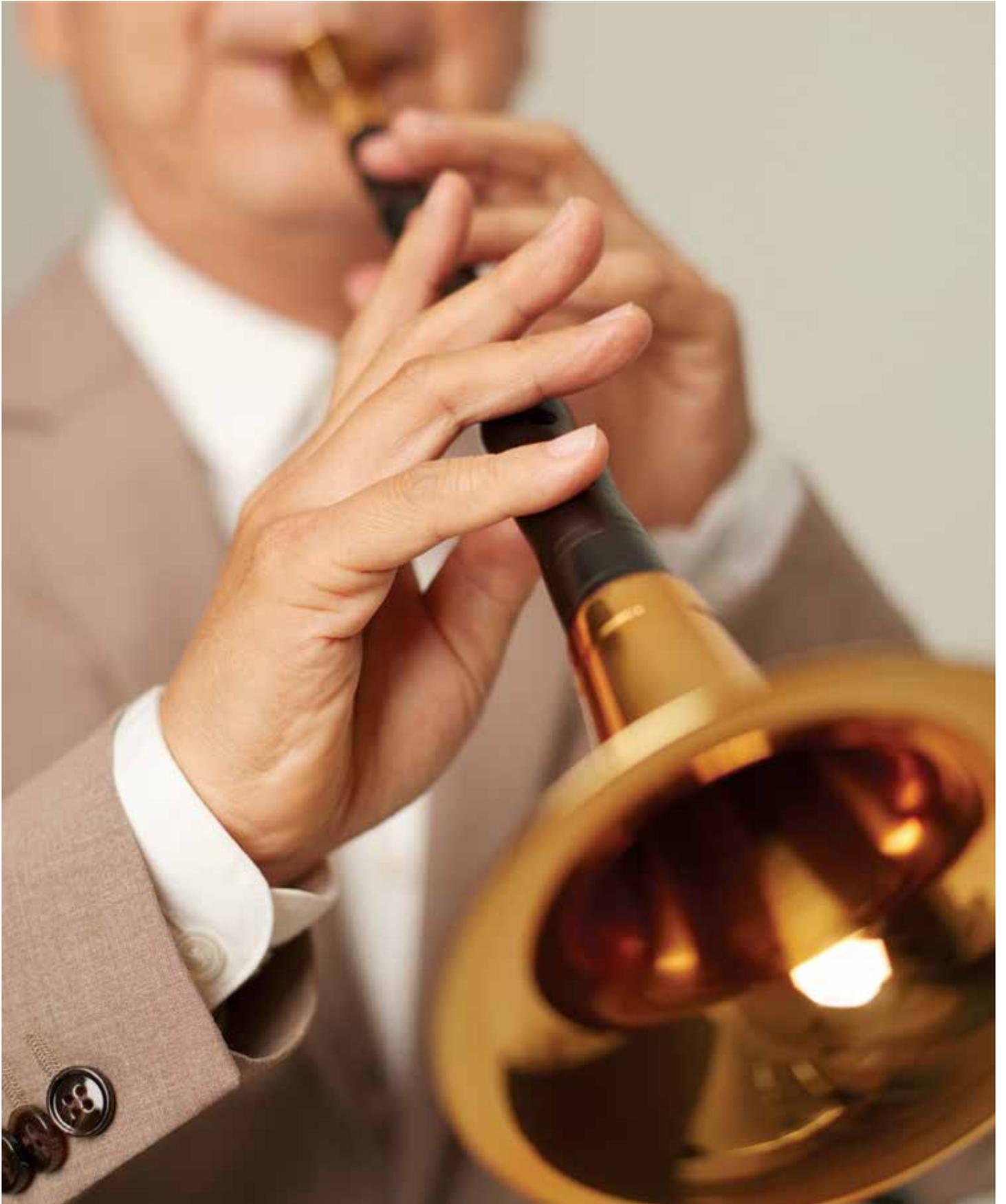
怎么吹才吹得好，其实靳世义走了不少弯路。但弯路并没有白走，他最后还是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法，也找到艺术归处——他飘洋过海来到新加坡，如今在此落地生根。

靳世义对摄影也很感兴趣，经常带着相机到处拍摄



靳世义在2021年的《母亲节音乐会：温暖的爱》，演奏了他与刘江改良的乐器——新管（有吹嘴的单簧片乐器）







靳世义在自己的作品《滨海湾之风》，创造性地同时吹奏两支不同调的唢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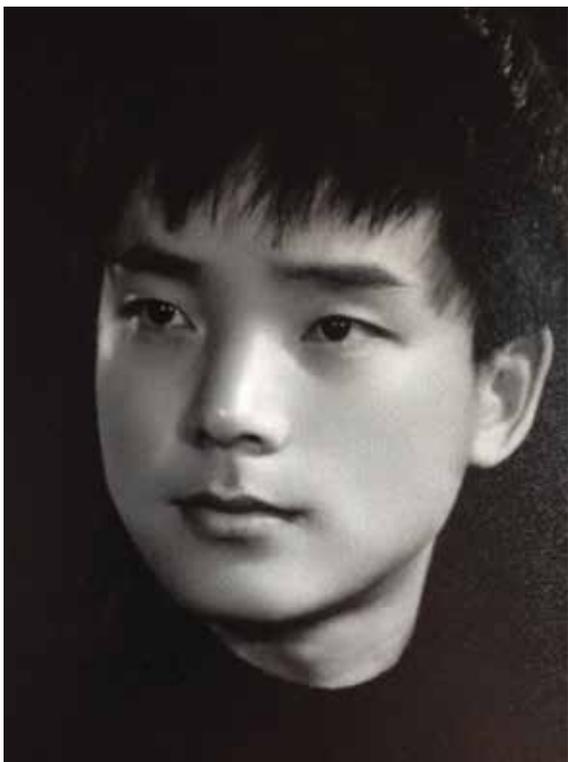
到新加坡之前，靳世义碰上了现代中国最特殊的时代。

1976年中国结束文化大革命，1977年恢复高考，大专院校再次从中国各地招收学生。当时改革开放了，各种思潮蓬勃发展，靳世义为此经历了刻骨铭心的少年与大学时期。

1978年，年仅12岁的靳世义带着美好愿景，考上了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然而家里没钱，负担不起入学后的伙食费。他只好放弃，结果误打误撞考进北京电影乐团，就在团里住下，每个月还能领取工资。

靳世义回忆道：“我始终记得最初的工资是19块8毛6。一个月可以给家里寄10块钱！乐团的生活让我体验到很多，比如团里的食堂，早上会提供北京人爱吃的豆浆油条，豆浆旁摆着糖，要加多少随便放。年幼的我想，从此以后就可以天天吃肉了吗？说到肉，小时候穷，一年只能吃一次肉。所以过年的时候，看到肉就一整天狂吃，吃坏了肚子，晚上医师扎针，全都吐出来。现在回想感觉很好笑，跟张艺谋电影《活着》拍的一样。”

说到吃，靳世义至今对番薯还有恐惧感。小时候，每逢入秋直到春天，家里餐餐都吃番薯，吃到他对番薯产生阴影。



靳世义自幼就显露音乐才华,12岁
被中国电影乐团破格录取

为电视剧吹唢呐

在电影乐团一待就八年,靳世义每周都能凭工作证看一两场内部电影,从好莱坞到成龙,让他大开眼界。乐团的工作是给电影配乐,他14岁就在李连杰主演的《少林寺》里吹了一段唢呐领奏。后来也跟乐团一起录制了电视连续剧《西游记》的配

乐,里面猪八戒招亲的风趣唢呐段子就由靳世义吹奏。

有一段时间,靳世义天天刻苦练唢呐,却反而觉得自己没有进步,过了一段相当彷徨的日子。后来他甚至跨界登台当歌手。当时的北京热闹非常,他爱上流行乐,听邓丽君的歌听到卡带都坏了。适逢“走穴”登台的机会很多,赚钱的机会也多。他在体育馆唱过歌,包括刘文正等歌星的歌,试过一天唱七场,唱完嗓子都哑了。就这样逍遥了两三年。这算弯路吗?他觉得没白唱,他从舞台学会怎样跟观众互动,音乐感觉反倒是唱流行歌时开窍的。

如今回忆,他谦称嗓子太沉,音域太窄,条件并不好。“年轻真好。可以不知天高地厚,可以天马行空,可以胡思乱想,甚至可以梦想成真。”



北京是花花世界，靳世义开始上体育馆看球，看北京国安的足球比赛，才终于体悟到那种现场的氛围。后来融会贯通，全都融入个人的艺术观里：足球是团队运动，各种华丽的踢法，穿插跑动，配合起来就像乐队不同的声部共同奏响一曲，有异曲同工之妙。

定下心是在1986年考进中国音乐学院后。他半开玩笑说自己是被哄着拿了唢呐和管子双主修，因为对方先说毕了业就能留校任教。莫大的机会啊，可是毕了业却被告知制度改了，留校得有研究生文凭，他这才成了中国第一位管子硕士演奏家。

第一位管子硕士，其实大不容易。

升大学后，靳世义不再走穴，经济上虽然拮据，但学习使他每天都过得充实。他笑说那“不是人过的日子，不知当时哪根筋犯了。为了专心学习，推掉所有唱歌和录唱片的邀请，后来穷得连吃饭钱都要跟姐姐要。”

总之学习是快乐的，大学和研究生期间，管子大师胡志厚的风范深深吸引靳世义。



1988年靳世义与太太刘燕的合影，
两人为大学同班同学

“才上一堂课，崇拜就开始了。我明白什么是音乐的感觉，要归功于恩师胡志厚。当时我把唢呐丢一边，专心学习管子，却也因为吹管子，唢呐也明白了。”

创作《嘻哈与节路》

1992年，靳世义硕士毕业留母校，任中国音乐学院讲师，他觉得音乐又一次眷顾他。如今在华乐团任职的低音唢呐刘江、低音笙林向斌，都曾经是他的学生。

来到新加坡之后，靳世义一直很快乐。

快乐是因为有个相对宽松的艺术环境延续自己的华乐生命。更兼新加坡华乐团，这个国家级乐团的巨大平台，给了他很多机会。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北京的师长、同辈和学生，仍有机会在新加坡聚首，一起合作玩音乐。

起初，靳世义到新加坡也只是“头脑一热”。1994年，笛子演奏家詹永明把他推荐给本地指挥家郑朝吉，他接受邀请来到新加

14岁就在李连杰主演的《少林寺》里吹了一段唢呐领奏……《西游记》的配乐，里面猪八戒招亲风趣的唢呐段子就是靳世义吹奏的。

坡任教两年，间中也参与了不少的演出。两年任期结束，他还是选择回到北京继续教学生涯，不过新的机会很快出现。1996年新加坡华乐团初创，热爱表演的靳世义决定试一试，最终做出改变人生的决定。



靳世义年轻时曾登台唱歌,并借此学会如何与观众互动

一眨眼20多年过去,靳世义已在新加坡安定下来。虽然至今仍有小小遗憾,英语怎么也学不好,但他已经入乡随俗,音乐上也有了契合。他创作的《嘻哈乌节路》,从闽南歌《望春风》又吹到《滨海湾之风》。冠病疫情期间受客家民谣《落水天》启发制作了音乐录像《那年的落水天》,还有反应热烈的《西出阳关》,这些都是对一个地方有情,慢慢酝酿出来的艺术结晶。

帮学生规划人生

新加坡华乐团给了他很多机会,担任唢呐/管首席的他,20多年来呈献的独奏不计其数。此外,乐团为他提供了创新的平台。2021年的母亲节音乐会上,靳世义便以他与刘江共同研发的乐器“新管”演奏《家后》。



靳世义到新加坡之后,也积极栽培本地的华乐新苗,目前在鼎艺团担任助理指挥的黄德励,便是靳世义的得意门生之一。他的门生还包括新加坡国家青年华乐团的马来族团员阿菲克。

除了乐团的工作,靳世义的学生也让他越来越离不开新加坡。他说:“一教学就放不下,甚至会为学生做人生的规划。这是延续了中国师父的老毛病,一进门就是家



人”。最近他感觉自己“成为”爷爷的速度越来越快，不少学生成家立业，生了宝宝，感觉就像是他自己的孙儿一样。

靳世义说：“现在对新加坡的认同越来越强烈。50岁之后觉得已经在新加坡生根了。”他在家乡生活12年、北京16年、新加坡则生活了27年，且仍在延续。一生漂泊辗转，把他乡过成了家乡。这里有无数像家人一般的朋友遍布全岛各个角落，有他们的相伴，他觉得生活充满温馨。

他也很感谢几十年来，在他事业的各个阶段给予他帮助，并且引领他前行的恩师们：胡志厚、詹永明、曹建国、刘明源、李西安、胡海泉和郑朝吉等等。

1979年，靳世义在中国电影乐团的琴房练琴

他自己创作了《嘻哈乌节路》，从闽南歌《望春风》又吹到《滨海湾之风》……





名家与曲
余音绕梁

我眼中的
八位演奏家

文

葉聰

· 新加坡华乐团音乐总监

俗 话说“文如其人”，但我却要用“音如其人”来形容这八位出类拔萃的首席和副首席。近20年来的排练奏乐，朝夕相处，使我对他们的了解已到了“闻其声，如见其人”的地步！



2002年，我刚接掌新加坡华乐团不久，就在一次乐团首席考核中，被李宝顺那种圆润、通透的高胡音色所深深吸引，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我深感找到了弦乐声部的基本音色。

这些年来，我一直努力以此音色概念为核心，与大家一起打造出业内闻名的“新加坡华乐团之声”，对此，宝顺功不可没！我最爱的宝顺独奏和领奏片段是，刘锡津的《鱼尾狮传奇》第三乐章《情系南洋》中的高胡弱奏乐句，令你不敢呼吸唯恐听漏了一个音。彭修文的《乱云飞》中的京胡领奏，则令你热血沸腾、心神振奋。



说罢坐在我左边的宝顺, 必须接着说坐在我右边的赵剑华。剑华的二胡声音醇厚、苍劲、柔中有刚, 既有穿透力又有包容度。他与宝顺一起, 使我有“左右逢源”之感! 人人都爱听剑华演奏刘文金的《长城随想》, 我这里要推荐他在罗伟伦的《天网》中演奏的《白光》乐章, 以及在赵季平的《乔家大院》第三乐章《爱情》中的二胡领奏, 让你充分领略到余音绕梁的后劲。

说起俞嘉, 我禁不住想起2019年8月底9月初, 新加坡华乐团在欧洲的音乐之旅中, 在柏林和布拉格两场音乐会中的雷霆之势。在不用任何扩音的条件下, 俞嘉以其晶莹透亮的音色配以不可阻挡的穿透力, 与全体乐团一同以冯迪伦的《狮舞弄清韵》征服了在场的欧洲观众。有人赞叹道: “我听到她弹的每一个音!” 在她那些波澜壮阔、刀光剑影的琵琶协奏曲外, 我要郑重地推荐她演奏的琵琶文曲《陈隋》和潮州民间音乐《寒鸦戏水》。届时你面前的俞嘉犹如变身为蔡文姬或李清照, 是那样的诗情画意。





演奏风格秀雅悠扬,却不乏激情澎湃的浪漫情怀。师出著名江南丝竹鼻祖项祖华门下,瞿建青在2003年就以首演徐昌俊的扬琴协奏曲《凤点头》而闻名,此曲现已成为扬琴界必奏曲目之一。对我来说最难忘的是2005年新加坡华乐团访欧之行,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那场音乐会中,建青用扬琴酣畅淋漓地演奏了匈牙利作曲家Kodaly的名作《Hary Janos组曲》中举世闻名的Cimbalom独奏后,观众雀跃欢呼的场面。

黄桂芳的名字,我在进入新加坡华乐团之前,就听中国音乐学院前院长李西安先生提起过。来团后逐渐见识到她在三弦那“长颈”上来回滑动后,产生的那种令人震撼的苍劲和挥之不去的韵味。她演奏张肖虎的《刘胡兰》、杨青的《苏小小》等协奏曲,荡气回肠、令人动容。我另外推荐桂芳在王立平的《红楼梦组曲》之六《刘姥姥》及王丹红的《津津有味》的结尾部,独具性格的三弦独奏,那将带给你难得的会心微笑。





郭长锁是本团为数不多的纯北京人，一口纯正的京片子给人一股挥之不去的“胡同味儿”。记得我来团后为填补笙协奏曲的空白状况，为他委约了刘文金的《虹》和张晓峰的《弄笙声》等协奏曲，现在都已成了笙界人人必吹的“当红炸子鸡”！我也要大力推荐长锁在乐团中的出色领奏：如《梁祝小提琴协奏曲》的开头，又如《乔家大院》第二乐章《爱情》的引子；前者令人浮想联翩，后者则令我泪洒指挥台。

尹志阳对我来说，是一个用笛来着色的高手。任何乐句经他的曲笛中传出，总是那样的色彩斑斓、气象万千！他在唐建平 的笛协奏曲《飞歌》中，拔地而起、直上云霄；在刘锡津的笛协奏曲《雪意断桥》中，却又是那样的淡定雅致、内敛、从容不迫；在刘文金的《茉莉花》中的笛子领奏，令人回味无穷。而他在沈文友的《舒礼兰》中的领奏，却又洋溢着如此丰富的南洋风味。



靳世义是我与华乐团同事中合作演出协奏曲的第一人,那是在2001年9月,我第一次来团担任客席指挥之时,曲目是关迺忠的管子协奏曲《逍遥游》。此曲时长30分钟,音乐与技术上都属华乐管乐协奏曲中的登峰造极之作。记得当时我俩在演出中上天入地,其乐无穷!世义真是个



唢呐和管子皆优的“双枪将”。但他的最大贡献是协助我把原来个性极强的唢呐声部,逐渐转型为既能“横”,演奏风格性的

民间吹打;又能“竖”,成为交响性和声织体的支撑声部。这个在不少人眼中绝不可能的转型,却在他的协助下在新加坡华乐团实现了。我要特别推荐他与陈家荣和罗伟伦共同创作的唢呐独奏曲《天黑黑》,新作是民间与流行的结合。另外,他与陈家荣创作的《滨海湾之风》,则散发着时尚、现代和“新”潮!

在卧虎藏龙的新加坡华乐团工作近20年,我得以与上述各位同仁一起上九天、下重洋、乘风破浪,在五线世界中任意翱翔!我此生有幸矣!

新加坡华乐团 25 年 里 程 碑



1997年4月20日,新加坡华乐团的首演音乐会,在万众期待下于维多利亚音乐厅举行,由创团音乐总监胡炳旭指挥。新加坡华乐团赞助人、时任副总理李显龙是会上嘉宾。

1997

1996

1996年5月8日,新加坡华乐团有限公司在时任总理吴作栋的倡议下成立。





1999年, 乐团推出首个演出乐季, 并成立“新加坡华乐团之友”。同年也出版季刊《华乐》, 更有效地向乐团之友和公众传达讯息。

1999

2000年, 乐团在千禧年的第一天, 召集1400名演奏家组成超大型乐队, 于新加坡室内体育馆举办“千禧千人大乐”演奏会。

2000

1998

1998年9月, 在音乐总监胡炳旭的领导下, 乐团首登国际舞台, 在北京、上海和厦门举行了三场音乐会。



2001年,新加坡华乐团双庆:
欢庆成立五周年、乐团迁
入新加坡大会堂,成为全
球唯一拥有自己的排练和
演出场所的国家华乐团。

2001



2002

2002年,国际著名指挥家
葉聰受委为新加坡华乐团
第二任音乐总监,领导乐
团朝创新和发展独特南洋
音乐风格的目标迈进。

2003

2003年,新加坡青年华乐团
正式附属新加坡华乐团,标
志着乐团在培育下一代华
乐人才方面,有了好的开始
和成果。



2004年7月30日,乐团于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首次举办大型国庆音乐会“全民共乐”,演出共有2400人参与。

2004



2005

3月28日至4月3日,音乐总监葉聰帶領樂團首次到歐洲巡演,于英国伦敦巴比肯艺术中心、匈牙利布达佩斯春季艺术节及英国东北部的盖斯汉市塞奇艺术中心演出。



2006年,乐团创办国际华乐作曲大赛,以招揽来自世界各地杰出作曲家的作品,同时提高公众对南洋音乐的认识与兴趣。



2006

2007

2007年10月,葉聰率领乐团到中国进行第二次巡演。乐团在北京国际音乐节、上海国际艺术节、澳门国际音乐节,以及广州、中山、深圳演出。

2009年8月,新加坡华乐团成为首支在苏格兰爱丁堡艺术节演出的华乐团体。

2009

2010年,乐团与国家艺术理事会首次联办全国华乐比赛。同年,乐团演奏家也参与巴黎“新加坡艺术节”的演出。

2010



2011

2011年,乐团赞助人李显龙总理捐献75万元,赞助乐团举办国际华乐作曲大赛。

2012年2月3日至25日, 乐团为庆祝成立15周年, 与本地32个华乐团合作开展首个为期23天的“全国华乐马拉松”。



2012



2014

2014年, 乐团在新落成的新加坡体育城举办“全民共乐2014”。演出创下两项健力士世界纪录: “最大中国鼓乐齐奏”及“最大型华乐演出”, 共有逾4500名乐手和合唱队员。



2015年10月, 前往香港演出。
同年12月, 为庆祝新马50年友谊, 在吉隆坡举行的“文化桥梁”、新加坡文化节活动中演出。

同年, 乐团举办第三次国际华乐作曲大赛。

2015



2016

同年, 为欢庆新中苏州工业园区20周年, 乐团也前往苏州演出。



2016年11月4日至12月11日, 乐团举办特别音乐会、图片历史及少见华族乐器展览, 庆祝成立20周年。11月26日, 呈献世界首个跨越国界的现场直播网上华乐演奏会《秦琴乐吕》。

2017年, 乐团斥资1575万元整修新加坡大会堂, 完善音乐厅的音响效果。装修期间, 乐团改在其他地点演出, 如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滨海湾艺术中心和维多利亚音乐厅。

2017



2018年, 获得格莱美奖的小提琴家约夏·贝尔, 再度与新加坡华乐团呈献经典《梁祝》。



2018

同年10月, 乐团的小组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音乐厅, 为超过千名观众世界首演《华语新歌剧—画皮》。

2019年5月, 乐团受邀到韩国光州演出。同年8月31日至9月9日, 乐团赴欧洲二度巡演, 并在布拉格、弗利、约阿尼纳和柏林四个城市, 把乐团独特的南洋音乐呈献给欧洲观众。

2019



2020年11月23日至12月12日, 华乐团成功举办首届新加坡华乐比赛, 并增设两个比赛项目: 卓越组与乐队组。新加坡华乐比赛前身为全国华乐比赛, 由国家艺术理事会举办。

在新冠疫情影响下, 乐团转而制作线上内容, 推出逾200个线上音乐会和视频, 吸引超过150万观看人次。

2020



2021

2021年, 新加坡华乐团欢庆25周年, 于10月呈献两场庆典音乐会。乐团也推出《名家·华韵》书籍, 透过八位首席与副首席的故事, 向一路支持乐团成长的观众致谢。

顾问 吴绍均 吴学光
统筹 何伟山 何雪芬
协调 张念端 梁莹轩
主编 严孟达
作者 严孟达 胡文雁 陈宇昕 张鹤扬
编辑 叶宝莲
创意总监 卢刚豪
版面设计 王慧君
插画设计 KUANTH.COM
摄影 刘伟仁
出版 新加坡华乐团

编务 焦点出版有限公司
(新加坡报业控股独资子公司)
FOCUS PUBLISHING LTD
1000 TOA PAYOH NORTH, NEWS CENTRE
SINGAPORE 318994
EMAIL: focuspub@sph.com.sg

承印 Oxford Graphic Printers Pte Ltd on RJ papers
国际书号 978-981-18-1923-0
出版日期 2021年10月

本书照片版权属新加坡华乐团、新加坡报业控股、受访演奏家所有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